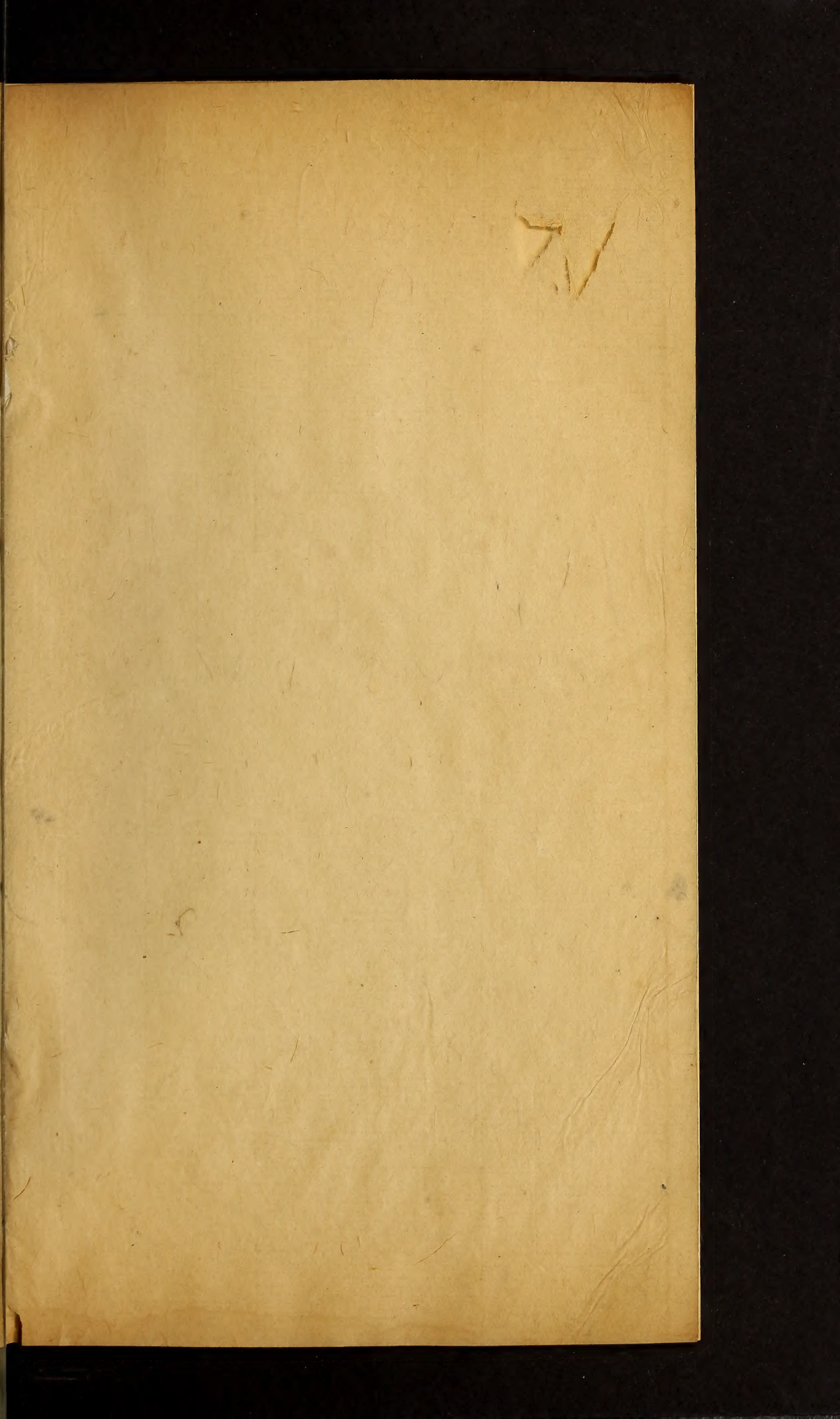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一

五季 宋太祖開寶七年以前附。

己未 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訓立。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周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

初。有司將立正仗。宿設前一夕設之也。樂縣于殿庭。周主觀之。見鐘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詢之。朴具疏以對。

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于外。心和于內。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樂生于人心。而聲成于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罕能用之。唐祖孝孫考正大樂。其法始備。安史之亂。十亡八九。至于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博士殷盈孫。鑄鎛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

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鐘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鎛鐘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徒縣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黃鐘之宮止存一調。蓋樂之缺壞。無甚于今。陛下臨視樂縣。知其亡失。以臣嘗學律呂。宣示古今樂錄。命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乃依古法以秬黍用羊頭山秬黍中者。定尺。一黍為分。十黍為寸。十寸為尺。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鐘之管。與今黃鐘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管。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絃。其長九尺。朱子曰。京房始作律準。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有三絃。一絃是全律。考律準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故曰全律。皆應黃鐘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一律。第八絃為林鐘。第三絃為太蔟。第十絃為南呂。第五絃為姑洗。第十二絃為應鐘。第七絃為蕤賓。第二絃為大呂。第九絃為夷則。第四絃為夾鍾。第十一絃為無射。第六絃為仲呂。及黃鐘清聲。第十三絃為黃鐘之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一律。中調之一終也。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

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四調。歌奏之曲由焉。朴又言。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為然。乃行之。樂成而和。

二月。周導汴水入蔡水。即閔河。法見前。以通陳潁之漕。自是以西南為閔河。東南為蔡河。後又改曰惠民河。

周減行苗使所奏羨田。

開封府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田四萬二千餘頃。敕減三萬八千頃。諸州使還奏。所減之數倣此。

周淮南饑。

淮南饑。周主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周主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三月。周樞密使王朴卒。

朴剛銳明敏。志畧過人。及卒。周主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

夏四月。周主自將伐遼。五月。取瀛莫易。置雄霸州。遂趣幽州。有疾乃還。

周主以北鄙未復。下詔親征。命親軍都虞侯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四月。通自滄州治水道。入遼境。柵于乾寧軍唐置。遼于軍置寧州。明改曰青縣。今屬天津府。南。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

迺瀛莫。車駕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直趣遼境。非道所從。民間皆不之知。遼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詔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趙匡胤爲水路都部署。自御龍舟。至益津關。（後唐置。今霸州是。）遼守將終廷輝以城降。自是水路漸隘。乃登陸而西。趙匡胤先至瓦橋關。遼守將姚內斌（平州盧龍人。）莫州刺史劉楚信皆舉城降。五月朔。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引兵繼至。遼瀛州刺史高彥暉（薊州漁陽人。）舉城降。于是關南悉平。宴諸將于行宮。議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周主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幽州人。）先發。據固安。（隋縣。今屬順天府。）

自至安陽水。（在固安縣北。拒馬河支流也。）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不豫而止。孫行友拔易州。擒遼刺史李在欽獻之。斬于軍市。以瓦橋關為雄州。（今雄縣是。屬保定府。）益津關為霸州。（今屬順天府。）命韓令坤陳思讓（字後已。盧龍人。）戍之。遂還大梁。

六月。河決原武。周發近縣民夫塞之。

唐泉州遣使入貢于周。不受。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于京師。詔報之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

唐城金陵。

唐遣鍾謨入貢于周。周主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

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周主曰。不然。鄰時則爲讐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主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乃城金陵。凡城郭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周主立其子宗訓爲梁王。

初。宰相屢請王諸皇子。周主曰。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至是不豫。乃封宗訓爲梁王。生七年矣。

周以魏仁浦同平章事。

周主欲相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爲疑。周主曰。自

古用文武才畧為輔佐者。豈盡由科第邪。乃以王溥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為人謙謹。周主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已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為忝。

周以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胡三省注。後唐始置大內都點檢官。至後周選驍勇之士。充殿前諸班。置殿前都點檢。在都指揮使之上。

先是。周主自關南還。在道閱文書。于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都點檢。永德周懿親永德妻。周太祖女。有功。周主疑焉。至是。以匡胤代之。

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是為周恭帝。

周主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謂曰。王著字成象。單父人。藩邸

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遊醉鄉，豈堪為相？慎毋泄此言。是日，周主殂。諡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梁王宗訓即位。世宗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畧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為治，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攉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嘗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又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寖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

秋七月，周以趙匡胤領歸德軍節度使。

唐鑄大錢。

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以事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

錢少物貴鍾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從謨計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

九月唐太子冀卒唐主以其子從嘉（字重光唐主第六子）爲吳王居東宮殺禮部侍郎鍾謨

謨數奉使入周周世宗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驕橫嘗與天威都虞侯張巒屛人夜語樞密副使唐鎬譖其有異謀又言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多會太子冀卒唐主欲立鄭王從嘉謨與紀公從善（字子師唐主第七子）善言于唐主曰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善果敢凝重宜爲嗣唐主由是怒徙從嘉爲吳王居東宮謨請令

宦官專橫屏士人爲門外乃此輩通病至羣臣非下蠶室不得任用則自昔所無國事混濁若此不亡何待彼時無耻之徒竟甘心自宮求進更無復情理矣

張巒。以所部兵巡徼都城。唐主乃下詔暴。謨罪。流饒州。

貶巒宣州副使。未幾皆殺之。廢永通錢。

南漢殺其尚書右丞鍾允章。番禺人以龔澄樞爲內太師。

南漢主鋹以允章藩府舊僚。擢爲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鋹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內侍監許彥真告允章欲作亂。玉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封州人等共證之。乃收允章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未幾以澄樞爲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亡國。

唐以洪州爲南都。

他日廣州敗降盛服數百輩駢首就戮狐貉同盡一邱死且餘臭雖噬臍亦奚及乎

唐以金陵去周境纔隔一水。洪州險固。居上游。議徙都之。羣臣皆不欲徙。惟樞密副使唐鎬勸之。乃以洪州為南都。命曰南昌府。

遼遣使如唐。周人殺之。

遼主遣其舅使于唐。周泰州團練使荊罕儒冀州信都人。慕刺客使殺之。自是遼與唐絕。

庚申周恭帝宗訓元年。宋太祖神德皇帝趙匡胤建隆元年。是歲周亡。宋代。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皇帝。國號宋。廢周主宗訓為鄭王。周侍衛副都指揮使韓通死之。後周自太祖至恭帝。凡三主。合九年。

先是。周鎮定二州言北漢會遼兵入寇。至是。正月辛丑朔。遣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太原人。

陳橋兵變論者疑宋主實與其謀蓋彼時匡義以手足之親趙普以腹心之寄縱然部分復入帳中密白使非微窺宋祖隱微豈至若此且其受命而出因變而返遽行禪代絕無愧辭更足啓後人訾議雖當時朝不易位市不易肆其後布武修文撥亂反正而其得國之不以道又豈能曲爲原諒哉

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乃密有推戴匡胤之意。都下讙言。將以出軍之日。册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爲逃匿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苗訓。河中人。楚昭輔字拱辰。宋州宋城人。是夕。次陳橋驛。注見前。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册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潞州上黨人。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即宋太宗。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都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贇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開封浚儀人。都虞候王審琦。字仲寶。洛陽人。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

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臥。欠身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廷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為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貰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字仲詢大名人）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能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猝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字光烈蜀人徙洛陽）逐焉。通馳入其

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命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環（并州太原人）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服袞冕。即皇帝位。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周世宗納符彥卿之女爲后。后殂。復納其妹。即太后也。）爲周太后。遷之西宮。大赦。改元。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國因號宋。遣使徧告郡國藩鎮。

加官進爵有差。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華山處士陳摶。聞宋主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

宋贈周韓通爲中書令。

宋主贈通以旌其忠。仍詔以禮葬之。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貰之。宋主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

宋論翊戴功。加石守信等官爵。

石守信高懷德字藏用。行周子。張令鐸棣州厭次人。王審琦張光翰趙彥徽。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引兵巡北邊。宋主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都指揮使。後延釗令坤。皆出爲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遂不復除授。

宋遣使分賑諸州。

宋主以其弟光義（即匡義）為殿前都虞侯。趙普為樞密直學士。

宋立太廟。追帝其祖考

宋主從兵部尚書張昭判太常寺竇儀議。立四親廟。尊高祖朓為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為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后。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宋主視學。

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于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

父有天下傳之子三代以來不易之常經兄終弟及商道有然史官仲丁而後諸弟子爭立比九世亂固

臣讀書知為治之道。于是臣庶始貴文學。

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定州安喜人。）為皇太后。

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宋主拜于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既而后有疾。宋主侍藥餌不離左右。及疾亟。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

勢所必至也杜太后徒知國有長君爲社稷之福而不知以次傳位啓骨肉之嫌厥後涪陵武功不得其死適金匱誓書所以階之厲耳

不意旣爲國家官階豈有因臣子私諱而改之之理且違典章亦無涉宋主此爲蓋狥名而不知義矣

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字文化。宋主弟。光美傳德昭。字日新。宋主第二子。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受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卽榻前爲誓書。于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殂。事在六年六月。

宋以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祚。字慶之。太原人。爲樞密使。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廷祚父名璋。避平章。特加同三品。仍爲樞密使。

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執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宋主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宋主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三月。唐吳越遣使如宋。

賀即位也。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宋遣兵擊之。

宋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延使者置酒。旣而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字得臣。泣諫。筠不聽。遂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閭邱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以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

于太平驛。在潞州府長治縣西北。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周世譽。不悅其說。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字明遠。青州博興人。和解之。宋主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筠。

五月。已亥朔。日食。

宋主自將兵圍澤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

宋主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宋主先于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卽日平爲大道。遂與石守信等會。大敗筠衆于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宋主列柵圍

宋史以韓通李筠李重進皆盡節于周作周三臣傳以表異之夫韓通之闔門遇害李筠之拒宋起兵誠無忝于忠義若重進以周室懿親與宋祖同爲北面

之六月宋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北漢主懼引師歸宋獲衛融融請死宋主怒以鐵撾擊其首

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宋主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太府卿進攻潞州守節降

秋七月宋主還

荊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勗字省躬

保融迂緩國事悉委于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于宋宋主授以節度使

冬十月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起兵拒宋十一月宋主自將擊之重進自焚死

重進與宋主同事周室分掌兵權常心憚宋主宋主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宋主遣六宅

當變之後靦顏受命始則以孩鎮而不自安繼則以賜券而欲朝汴遲疑不決乃復舉兵是宋之叛臣而非周之忠臣烏可同日語哉

使宋初武職諸司使有六宅正副使。陳思誨思讓弟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聞于宋。宋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洛陽人。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宋主自行。十月宋主發汴。十一月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

唐主遣子朝宋主于揚州。十二月宋主還汴。

宋主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凡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宋主惡其不忠。斬著。配良牙校。遂還汴。

宋以竇儀爲翰林學士。

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髮布曰幘。岸幘露頂也。跣足赤足也。而坐。卻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不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考宋史竇儀傳。建隆元年秋。儀遷工部尚書。會翰林學士王著。因酒失貶官。太祖問于范質。以儀代之。而王著傳則云乾德元年。著直禁中。被酒夜叩宮門。帝怒貶著比部員外郎。兩傳互異。蔣輅續綱目。以儀傳爲據。薛應旂通鑑。則從著傳。今依續綱目紀于是年。而王著酒失事不載。

宋主微行。

宋主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曰。

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日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

辛酉 宋建隆二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宋度民田

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宋主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民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為令又置義倉官所取二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二月宋遣使監輸民租

讀史者率以宋祖杯酒釋兵權為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之安此鄙見也守信數人若果不可制豈數言委曲規諷所能罷其典兵者彼時宋主英勇固出數人

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益。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宋主聞之。即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唐徙都洪州。

宋主既平揚州。唐主景懼甚。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為言。宋主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

之上操縱由已消患未然守信諸人方承命之不暇又何敢有異議乎史家無卓識徒于杯酒詭辭處炫奇以爲秘計神謀而不于宋主英斷勇爲處著眼而後世遂以是爲妙策獨出吁可笑矣

伏其下若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宋主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

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宋主從之。

宋以李漢超（雲中人。）爲關南兵馬都監。（文獻通考。宋置兵馬都監。分掌本路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

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彊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宋主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

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于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八月宋襲執武義節度使孫行友

行友繼其兄方簡鎮易定踰八年狼山佛舍妖黨事見前益甚宋主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罷不許行友懼乃繕甲兵將棄其孥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表其事宋主遣李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僞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令舉族歸朝行友倉皇聽命既至訊之得實削奪其官爵禁錮私第

唐主景殂子煜即從嘉更名立于金陵

景方議東還以疾殂于南都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即位遣其戶部尚書馮謐（即馮延魯更名）奉父遺表于宋願追尊帝號宋主許之。（煜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

女眞（注見前）入貢于宋。

女眞部人在南者繫籍于遼號熟女眞在北者不隸遼籍號生女眞至是以馬入貢于宋宋主詔蠲登州沙門島（在登州府蓬萊縣西北海中齊乘有五島相聯屬海市現滅多在其上）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其所貢馬。

冬十一月沙州入貢于宋

瓜沙自後唐同光初曹義金遣使間道通貢（事具前）其後義金卒（五代史義金于晉天福五年卒）其子元忠元深等亦皆遣使中

國。五代史。天福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以元忠爲歸義軍節度使。元深爲瓜州團練使。至是入貢于宋。宋史外國傳。沙州。唐大中五年。置歸義軍。以張義潮爲節度使。至朱梁時。張氏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爲帥。義金卒。子元忠嗣。商輅續綱目。薛應旂通鑑。皆因之。考司馬氏通鑑。唐咸通十三年。張義潮卒。沙州長史曹義金自領軍府。詔以義金爲節度使。又考歐陽修五代史。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遣使附以來。二書所載。與宋史互有不同。司馬氏考據詳核。當必無誤。今依通鑑。兼節採歐史改輯。

壬戌　宋建隆三年。唐後主煜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宋廣東京城。

宋主既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贇董其役。磁州武安人。營繕既畢。宋主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二月。宋初詔常參官轉對。

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宋令諸州大辟不得專決。

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夏四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卒。

從效卒。子紹鎡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鎡夜召與燕。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鎡謀附吳越。執送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而自爲副使。既而洪進幽漢思而代之。漢思

年老。不能治軍務。事皆決于洪進。漢思諸子頗不平。欲害洪進。謀泄不果。由是更相爲備。一日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徑入府中。鎖其戶而求印。漢思惶懼。即于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遂自稱留後。遷漢思于別舍。以兵守之。

宋以趙贊（即趙匡贊。避宋主名改。）爲彰武（後唐改延州爲彰武軍。）節度使。

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宋主嘗注意于謀帥。命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于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預爲之備。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荊。湖。川。廣。吳。楚之地。　董遵誨。范陽人。馮繼業。字嗣宗。暉之子。馬仁瑀。夏津人。賀惟忠。忻州定

襄人。何繼筠。字化龍。福進之子。郭進。博野人。李繼勳。大名元城人。

冬十月。宋以趙普爲樞密使。

吳廷祚罷。以普代之。宋主嘗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鬬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對曰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彊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宋主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

宋主匡胤遷鄭王宗訓于房州。

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時年十一歲

十一月。荊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子繼冲嗣。字成和。保融子。

十二月湖南將張文表襲潭州據之

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狠者誅之略盡唯張文表在耳我死文表必亂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自歸于朝廷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襲潭州殺留後廖簡據其城又將取朗州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求援于宋

蜀鑄鐵錢

蜀以用度不足始鑄鐵錢禁境內用鐵凡器用須鐵爲之者置場榷之以專其利又遣使遍督諸路累年逋負租稅龍游隋置今日樂山爲四川嘉定州治令田淳成都人上疏言擾民

自唐中葉以來藩鎮日彊據土地專生殺甲兵財賦唯其所擅者百餘年宋主漸削其權以次易文臣布列州縣朝廷命令始行于天下改絃更張而無紛擾

犯天意。聚財損君道。語甚切直。蜀主不能用。淳好談治亂。屢陳朝政闕失。嘗言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不可當大任。或勸以遜詞取貴仕。淳曰。大丈夫豈能附狗鼠求進哉。韓保正。字永吉。潞州長子人。

南漢誅其內侍監許彥真。以李托為內太師。

彥真既譖殺鍾允章。威權與龔澄樞等。澄樞忿彥真恣橫。使人告其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以李托為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托長女為貴妃。次女為美人。至是。詔邪政皆禀托而後行。

癸亥　宋乾德元年。是歲凡五國一鎮。荊南湖南亡。

春正月。宋初以文臣知州事。

五代諸侯彊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宋主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

之迹可謂善于圖治矣

因遷徙致仕或因遷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宋遣慕容延釗李處耘假道荆南討張文表二月周保權執文表誅之處耘襲江陵高繼冲以荆南降荆南自高季興至繼冲凡五主合五十七年

初宋盧懷忠瀛州河間人使荆南還言江陵南邇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周保權使至宋主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乃命慕容延釗爲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爲都監率十州兵假道荆南討文表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梟首朗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洺州臨洺人諭繼冲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于繼

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覘彊弱。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而進。繼冲遽聞宋師奄至。卽惶怖出迎。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繼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七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于宋、宋主受之、以王仁贍唐州城人。方爲荆南都巡檢使、文獻通考、宋制、沿邊溪峒有都巡檢、其歸峽荆門等處跨連數州者、特置都巡檢使以總轄之。授繼冲荆南節度使如故。尋改武寧注見前。節度使、

宋慕容延釗進克潭州。周保權遣兵逆戰、敗走。延釗遂入

朗執保權以歸

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朗州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爲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爲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從富等以兵逆戰于澧江（澧江出澧州安福縣遥州南下流入洞庭湖九江之一也）宋師敗之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刼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李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宋主釋其罪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宋師擊殺之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宋主以戸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呂餘慶琦之子）

宋天雄節度使符彦卿入朝

宋主欲使彦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懐人從

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邪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默然事遂寢

夏四月宋初置諸州通判宋史職官志通判掌倅貳郡政以郎官以上充

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于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

宋行應天歷

王朴欽天歷推驗稍疎司天少監王處訥製新歷上之宋主自為序賜名應天頒行之

宋初以常參官知縣事

淝橋之役瓊身冒矢石以蔽宋主瀕于九死而不顧忠壯炳然豈有寵秩既膺忽萌異志之理乃讒人交搆死非其辜瓊固輕率招尤宋主亦不免失之凉薄

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乃特選常參官彊幹者往涖之。遂著為令。

秋。七月。宋主幸武成王廟。毁白起像。

宋主歷觀武成王廟兩廡。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八月。宋侵北漢。取樂平。遼救之不及。

宋將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詔以為平晉軍。

宋殺其殿前都虞候張瓊。

初。宋主為周將。瓊隸帳下。嘗以身蔽宋主。中弩矢。死而復蘇。事具前。淝橋之役。及宋主即位。擢典禁兵。為殿前都虞候。

時軍校史珪。石漢卿。以數言外事。得幸于宋主。瓊輕侮

矣

之二人因譖瓊養部曲擅威福宋主召瓊面訊之不伏宋主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撾擊其首血流氣絕乃曳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即自殺宋主旋聞瓊家無餘財甚悔責漢卿厚恤其家

九月北漢以遼兵攻宋平晉軍宋將郭進救却之

初進從征澤潞遷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嚴毅宋主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攻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

職宋主從之

冬十月北漢以郭無爲字無不爲青州千乘人同平章事

北漢主自敗于潞州日懼宋師之至以趙文度薊州人爲相又召抱腹山在太原人郭無爲及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東北寰宇記山五巒巍然故名僧繼顒劉守光子爲浮屠參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爲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爲獨相機事悉以委之

十二月宋黜鄭起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爲縣令

初殿中侍御史鄭起在周見宋主握禁兵有人望乃貽書范質極言其事右拾遺楊徽之亦嘗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典禁兵宋主銜之至是左遷起爲西河令徽之

起及徽之知宋主之不宜典握禁兵頗有先幾之識使其言見用何致變起陳橋二人既食周祿實爲忠于所事及其復仕宋室則是初終易節矣宋主不薄

其貳事二姓而銜其舊日私嫌豈足爲萬世立臣子大防乎

爲天長令。

溪州前注見蠻附于宋。

北江西陽江之別源也在今永順府保靖縣北亦曰北河蠻酋最大者曰彭氏。本江西吉水人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上溪廢州在今永順府龍山縣中溪廢州亦在龍山縣下溪州故城在永順府永順縣彭氏所治也。又有龍賜忠順保靜感化天賜永順六州及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十一州地俱在今永順府境。至是其酋彭允林以地附宋。于是各州悉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以統之。謂之誓下州。

甲子乾德二年。遼[illegible][illegible]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宋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普同平章事。

宋太祖雪夜幸趙普家計下太原後人傳為美談不知征伐大事[illegible]當機之斷當節式帷[illegible]秘謀亦可召三黨中密相籌畫命將成功豈必待風雪叩門始有濟歟蓋君子功臣家不能無所疑慮微行數過固有深意厥後南唐海物亦以驟至而得之可以覘其用心矣

普既相以天下為已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炙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當遷

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敢復言。范質罷相。未幾卒。宋主弟光義嘗稱質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愼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耳。

二月。宋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

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宋主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于遼城下。北漢遼州刺史杜延韜危蹙。籍部下兵三千人。降于繼勳。遼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已而遼州復爲北漢所取。

宋以陳洪進爲平海節度使。

先是。洪進旣幽張漢思。遣使請命于唐。復遣牙將魏仁

濟奉表如宋。且請制命。至是。宋主詔。南唐主。改清源爲平海軍。授洪進節度使。洪進歲貢。多厚斂于民。二州甚苦之。

夏。四月宋以薛居正。字子平。浚儀人。呂餘慶參知政事。參知政事設官自此始。職官志。秩正二品。

宋主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唐參知政事之名。始于劉洎。說具前。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磚位。敕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欲與普齊也。

宋以秦再雄辰州猺人。爲辰州刺史。

初。隋置辰州。沅陵郡。今辰州府是。唐復置錦州。盧陽郡。故城在今沅州府麻陽縣。溪州及巫敘州。潭陽郡。貞觀中曰巫州。大歷初改敘州。皆西南溪峒諸蠻地也。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鈔。宋旣平湖南。擇蠻人爲其黨所服者。得秦再雄。武健有奇畧。宋主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爲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士兵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荊湘無復邊患。

六月。宋主以其子德昭爲貴州防禦使。

故事。皇子出閤卽封王。宋主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秋七月宋頒刑統。

判大理寺竇儀所重定也。

八月宋置榷貨務。朝野雜記宋制有四提轄官榷貨務其一也掌鹺茗香礬鈔引之政令置于京師及沿江令商旅入金帛京師執引詣沿江給茶後解鹽解池鹽也亦榷之。

九月宋攻南漢郴州克之。

宋潘美尹從珂秦州天水人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得南漢內侍余延業宋主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鬬虎抵象又賦斂繁重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在今廣州府新安縣南凡隸三千八定其課令入海探珠所居宮殿以珠玳

以諸葛亮之用兵尚不敢聽魏延之說出子午以徼幸成功昭遠何人乃欲從

瑁飾之內官陳延受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為課戶。供宴犒之費。宋主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初南漢內常侍鄧廷瑁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于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于宋。南漢主怫然。莫以為慮。及宋克郴州。始懼。以廷瑁為招討使。屯洸口。洸口在韶州府英德縣西南。始興大江之北。今有鎮。冬十一月。蜀約北漢侵宋。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之。

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門。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注見前。出

延偉輕率是徒啓宋兵端以速蜀之亡耳觀其出師時酒酣攘臂自方諸葛及聞敗而據牀股栗目哭淚腫小人情狀可堪一噱

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興州順政人）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彥韜至汴。潛取其書以獻宋主。宋主久欲伐蜀而無詞。及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乃命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即劉廷讓范陽人。守文之孫。考宋史本紀太祖伐蜀有劉光義太宗拒遼有劉廷讓。又考列傳劉廷讓字光乂。所載伐蜀拒遼事。與本紀同。蓋廷讓本名光義。後避太宗諱更名。因即以原名爲字。而改義從乂。史特未之詳耳。薛應旂以光義廷讓爲兩人。殊失考核）崔彥進（大名人）副之。王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爲蜀主治第于汴水之濱。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備具。召全斌謂曰。凡克城寨。只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

由鳳州進。延讓及彬等。由歸州進。蜀主聞有宋師。以王昭遠為都統。趙崇韜為都監。韓保正為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葛亮。趙崇韜。廷隱子。

十二月。宋王全斌入蜀興州。唐置。郎武興。注見前。擒其招討使韓保正。蜀兵大潰。

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俱在漢中府畧陽縣。遂取興州。先鋒將史進德與保正。李進等戰于三泉砦。注見前。敗之。擒保正及進等。蜀人退保大漫天砦。在保寧府廣元縣東北。有大小二嶺。皆極高峻。蜀置砦于此。崔彥進。張萬友與康延澤。福之子。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柏江。注見前。焚梁。退保劍門。

宋將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太原人）死之

初夔州有鎖江爲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宋主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泝流至此愼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卻卽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後牽舟而上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澤州陵川人）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創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見其

骨于灰燼中以禮葬之。已而光義、及彬克蜀、萬、施、開、忠、等州。峽中郡縣悉定。時諸將所過多屠戮。獨彬禁止之。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

宋命判太常寺和峴字晦仁。凝之子。定雅樂。

宋主以雅樂聲高、近于哀思、不合中和。詔峴改定。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制律呂音始和暢。

唐主募人爲僧。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爲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宋主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爲事。

乙丑（宋乾德三年。是歲宋滅蜀。凡四國。一鎮。）春正月。宋王全斌攻蜀劍門。克之。獲其都統王昭遠。

全斌進次益光。（今保寧府昭化縣。本劉宋益昌。後唐曰益光。宋開寶後改名。）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注見前。）蜀人于江西置砦。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彊。（亦曰清彊。店在劍州東北。）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而自帥大衆前進。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彊。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在劍州東。）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栗失次。趙崇韜布陳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

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俄而宋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

蜀太子元喆字遵聖。將兵禦宋至綿州遁還王全斌進次魏城。西魏縣。今爲驛。在綿州東北。蜀主昶降。後蜀自孟知祥至昶。凡二世。合三十二年。

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元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爲之副趨劍門以禦宋師。元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元喆離成都。但攜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緜州聞巳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皇駭問計于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

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詣全斌請降。全斌受之。遂入成都。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宋主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梁大雪。宋主設氊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尙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所向有功。

三月。宋兩川軍亂。

王全斌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既而宋主詔發蜀兵赴汴。並優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蜀兵憤

怨。行至緜州。遂作亂。刼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成都人。推以爲帥。稱興蜀大王。兩川郡縣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等。爲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宋主聞之。命客省使宋史職官志。使爲武臣崇秩。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賓禮之事。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澤爲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師雄屯新繁。漢縣今屬成都府。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全斌等復敗之于灌口。今成都府灌縣。宋以前爲灌口鎭。以灌口山名。師雄走死。其黨據銅山。注見前。推謝行本爲主。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道招輯。蜀人始定。

宋初置諸路轉運使。

自唐天寶以來。藩鎭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

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鎭益彊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宋主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鎭帥缺卽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僉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

夏六月宋賜孟昶爵秦國公尋卒

蜀主昶舉族及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宋主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昶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子元喆爲泰寧軍五代史職方考後梁以兗州爲泰寧軍節度使從臣親屬授官有差昶尋卒宋主廢朝五日追封

楚王。昶母李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宋主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倘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宋主有北征意。聞其言喜。及昶卒。不肯哭。以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焉。不食數日亦死。宋主聞而傷之。

宋主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

南漢主殺其招討使鄧廷琄

廷琄屯洸口以待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琄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琄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琄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洸口祀之。

秋。八月。宋選諸道兵入補禁衛。

先是。宋主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

升為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彊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趙普之謀也。

宋置封樁庫。

宋主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别為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饑饉之備。宋主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畜滿三百萬。遣使謀于彼。倘肯以地歸于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

取也。尋又鑿大池于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宋主嘗臨觀之。

丙寅宋乾德四年是歲凡四國一鎮。夏五月。宋罷羨餘賞格。

初。三司請諸塲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賞。知光化軍宋置今爲縣屬襄陽府。張全操上言。此苟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乃詔自今勿復施行。

閏月。宋求遺書。

冬十一月。宋竇儀卒。

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及卒。宋主深惜其未大用云。初。宋主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宋主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召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號。宋主大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每對大臣言。欲用

儀爲相趙普忌其剛直陶穀等又相與排之遂中輟

丁卯（宋乾德五年是歲凡四國一鎮）春正月宋王全斌等以罪徵還貶官有差以曹彬爲宣徽南院使

宋主旣聞蜀兵之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贖貨殺降之罪于是全斌及崔彥進王仁贍皆責降曹彬劉光義以功進爵復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愼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爾兵之還也槖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于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宋主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

二月宋以沈義倫（字順儀太康人後避太宗諱止名倫）爲樞密副使

五星聚奎爲宋朝首瑞。曾不數月即有日食之變。天

義倫爲四川轉運使。隨軍入蜀。宋史職官志。王師征討則置隨軍轉運使事畢即停。獨居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卻之。及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宋主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于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宋主嘉之。故有是命。

宋罷其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

時有譖重贇私取親兵爲腹心者。宋主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若重贇以讒誅。人人懼罪。誰敢爲陛下將者。宋主乃止。出重贇爲彰德節度使。

三月。五星聚奎。宋史天文志。五星如聯珠。聚于奎。當魯分。從鎮星。晨見東方。

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河內人。楊徽之。同爲諫官。儼

意果何屬耶好諛者謝祥而諱災矯情者稱災而却祥雖僅五十步之勝其于敬天勤民之本蓋亦失之遠矣

善步星歷嘗謂儼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當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卒如其言

夏六月戊午朔日食

秋九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即彝殷）卒子克叡嗣

戊辰宋開寶元年北漢主繼元廣運元年是歲凡四國一鎮

春二月宋主立宋氏（洛陽人）爲后

宋主元配賀氏（開封人）早卒建隆初冊繼室王氏（邠州新平人）爲后乾德元年殂至是立宋氏爲后后左衛上將軍偓之女也

三月宋覆試貢士

知貢舉王祜字景叔大名莘人（續編作王裕今依宋元通鑑）上進士合格者十

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宋主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第遽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私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夏五月唐以韓熙載為中書侍郎

熙載顯德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不可測也宋主受禪景益重之欲以為相以帷簿不修而止至是拜中書侍郎

六月宋以董遵誨為通遠軍使（後周置今慶陽府環縣是）

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宋主微時往依焉遵誨

馮藉父勢嘗傍之一日謂宋主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餘尺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宋主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宋主乃辭宗本去及即位遵誨被召伏地請死宋主諭之曰卿尚記曩日黑蛇紫雲之事乎遵誨再拜呼萬歲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皇恐待罪宋主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宋主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夏州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

繼恩繼元皆非劉氏子北漢主旣知其不能了事則當早定大計以繼之故漢祖嫡孫久留遼境使迎還立之或可延一綫於將墜後此張昭敏實能見及之惜其時迎之於遼有所不能耶付託失人致釀成禍亂傾覆其宗劉鈞不能辭其責矣

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

初世祖劉旻廟號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爲子鈞嘗謂郭無爲曰繼恩巽軟非繼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爲不對至是疾篤召無爲付以後事繼恩旣嗣位怨無爲初不助己且惡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疎之

八月宋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

宋主嘗因諜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葢懼漢氏之不血

食也宋主哀其言謂諜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之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

九月宋李繼勳敗北漢兵于銅鍋河（即洞渦水出平定州壽陽縣西流至太原縣南入汾亦曰同過水魏書地形志四水合道故曰同過）進薄太原

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本楊重貴太原人北漢世祖賜姓名）馬峰（太原人）等領軍扼團柏谷（注見前）峰至銅鍋河繼勳前鋒將何繼筠擊破之斬首三千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北漢主大懼

北漢司空郭無爲弑其主繼恩而立其弟繼元

繼恩欲逐郭無爲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官侯霸榮率

十餘人挺刃入閤反扃其門時繼恩獨處喪次見之驚起繞屏環走霸榮以刃揕其胸弑之無爲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爲授意于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爲與羣臣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參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祖嫡孫繼文久留契丹初鈞既改元遼主責其罷輒拘繫使者數輩乃令繼文往請命亦被留不遣歷險阻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虜援無爲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

冬十月宋貶雷德驤字善行同州郃陽人爲商州司戶參軍

德驤判大理寺寺之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宋主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卽直詣

講武殿奏辭氣俱厲并言普疆市人第宅聚斂財賄宋主怒叱之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齶音鄂。齒上下肉也二齒命左右曳出之詔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以闌入之罪黜之

十一月遼救北漢宋李繼勳引還北漢遂入宋晉絳州

北漢主遣使告卽位于遼且乞師遼主遣耶律塔爾字尼嚕袞。六院部郎君努古濟之後。將諸道兵救之宋主亦遣使賚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爲詔許以邢州節度無爲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會李繼勳等聞遼兵將至皆引歸北漢因大掠宋晉絳二州。按塔爾舊作撻烈。尼嚕袞舊作涅魯袞。努古濟舊作褭古直。今並改正。

宋主享太廟。翌日郊。

初。宋主入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宋主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判太常寺和峴請遵唐故事。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從之。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加恩肆赦。以為常制。

北漢主劉繼元弒其母郭氏。

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為孝和（鈞諡孝和）后郭氏所責。既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于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罹逼辱。無復嫌間。世祖十子鎬錡錫。最有賢行。繼元聽羣小之譖。幽

四之。未踰年皆死。

唐建澄心堂于內苑。

初。元宗創清輝殿于北苑。命徐遊知誨子。與張泊初字師閭。改字偕仁。徐州全椒人。爲學士入直其中。至是唐主復于殿北建澄心堂。爲朝廷內地。遊與其兄遼。居中用事。即以從子元楀爲員外郎。凡機事密畫。中旨皆自澄心堂出。元楀宜行之。由是中書樞密。俱同散地。唐主留意聲色。先納周宗女爲后。后通書史。尤善音律。霓裳羽衣曲。久絕不傳。后按殘譜。盡得其聲調。徐遊等從旁稱美。有狎客風。后有妹。姿容絕麗。以姻戚往來宮中。得幸于唐主。唐主製小令艷詞。頗傳于外。后卒。竟冊立之。被寵逾于故后。

己巳宋開寶二年。是歲。凡四國。一鎮。春二月。遼弒其主烏里舊作兀律。今改正。于懷州。遼置。在今巴林部西北廢慶州界。金史地理志。慶州有遼懷州。城中有遼行宮。

遼主耽酒好畋。嗜殺不已。嘗以虞人偵鵞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又以獲鴨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刑政紊亂。國人怨之。至是畋于懷州。獲熊歡飲。醉還行宮。夜分。近侍肖格。盥人華格。庖人錫古。等弒之。按肖格。舊作小哥。華格。舊作化哥。錫古。舊作辛古。今並改正。

宋主自將擊北漢。三月。圍太原。

李繼勳等旣還。宋主謀再舉。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宋主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爲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于城四面。繼勳軍于南。趙贊軍于西。曹彬軍于北。党進朔州馬邑人。軍于東北。漢劉繼業等。乘夜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宋主又命

壅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爲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爲痛哭于庭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殺。冀動衆心。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之升坐。乃止。

遼耶律賢（字賢寧。約鄂次子。）立。

賢聞遼主被弑。帥甲騎千人馳赴懷州即位。改元保寧。號烏里曰穆宗。以蕭守興爲尚書令。納其女葉葉爲后。賢嬰風疾。國事皆后决之。（考遼史。景宗后蕭氏諱綽。小字葉葉。北府宰相思温女。思温。小字英格。宰相達魯之族弟華默哩之子。按葉葉舊作燕燕。英格舊作寅古。華默哩舊作忽没里。今並改。）

夏四月。遼復救北漢。宋韓重贇等擊敗之。

初。宋主度遼人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重贇倍道兼行赴

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在太原府城東北與忻州接界入召何繼筠逆擊援以方畧繼筠遇遼兵于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贇亦先陣于嘉山在定州曲陽縣東亦曰嘉禾山遼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贇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八宋主命以所獲遼俘示于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降宋

閏五月宋主引還

太原圍久不下宋將石漢卿等戰死北漢兵亦屢敗遼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宋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涿州范陽人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候趙延翰請先登宋主壯之俾率衆攻城戰不利懷忠

中流矢幾死。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宋主以問趙普。普亦以爲然。乃分兵屯鎭潞。從北漢民萬餘戶于山東河南而還。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

北漢郭無爲伏誅。

太原之關南城爲汾水所陷。郭無爲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騎千人付無爲。自登七夏門送之。無爲行至北橋。値風雨晦冥而止。至是。閹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爲獻地之謀。蹤跡屢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徇。

冬。十月。宋罷王彥超等節度使。

藝祖平時常言帝王自有天命且笑周世宗殺方面大耳之非居然豁達天度者乃於帝未忘疑黃袍之復加恐劇鎮之難制且不以正道消禍于未然徒以杯酒詭辭釋兵權罷藩鎮豈篤于言天而明于爲政者耶

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宋主宴于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邱園臣之願也安遠（職方考後唐以安州爲安遠軍）節度使武德行護國（注見前）節度使郭從義定國（寰宇記宋以同州爲定國軍）節度使白重贊保大（注見前）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閥閱及歷履艱苦宋主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庚午（宋開寶三年是歲凡四國一鎮）春正月遼遣北漢使者劉繼文等歸

先是遼所留北漢使者凡三十六人至是遼主盡厚禮而遣之仍移書北漢主以劉繼文同平章事繼文魁梧

有氣局沉毅寡言久留于遼遼主甚敬禮之及歸秉國政左右害其寵多譖毁之北漢主乃出爲代州刺史

宋徵處士王昭素酸棗人爲國子博士

昭素有學行宋主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席講周易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昭素斂容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援引證據因示諷諫微旨宋主嘉之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宋主愛其言書于屏几昭素以衰老求歸鄉人服其德凡爭訟者多就決之

夏四月辛未朔日食

秋七月宋省州縣官增其俸

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

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爲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九月。宋詔修前代帝王陵盜發者。

宋遣潘美將兵伐南漢。

南漢侵宋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劉鋹殘暴。數出寇邊。請南伐。宋主未欲遽加兵。乃令南唐主爲書諭鋹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鋹囚唐使。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宋乃以潘美爲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崇珂爲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搆誅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晟以來。耽于遊宴。城壁濠隍。多飾爲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

列象爲陳自是南蠻故智乃宗慤破之以假獅潘美

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晝守禦策澄樞聞宋前鋒已至芳林（鎮名在平樂府賀縣東北）遁還宋師遂圍賀州南漢主遣其將伍彥柔以兵援賀潘美以奇兵擒彥柔斬之（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乘夜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床指揮宋伏兵猝起彥柔軍大亂遂擒之梟其首示城中）（南鄉舊鎮名今曰信都在賀縣南）翼日城遂破先是南漢大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咸寧人以都統罷職）南漢主不從及聞賀州陷乃令崇徹領兵三萬屯賀江（注見前）會美徑趨昭州崇徹但擁衆自保十月美次昭州克之又拔桂連二州（南漢主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乘勝遂攻韶州南漢主以李承渥爲都統將兵十餘萬陳于蓮花峯下（在韶州府曲江縣南）南漢主教象爲陳每象載十數人皆

射之以勁弩驚奔反踶輒遭敗衂法不相襲而制勝則同神而明之在乎人之善用爾昆陽之戰虎豹亦爲股栗猛獸又烏足畏哉

執兵仗軍容甚壯。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承渥大敗。僅以身免。韶州遂陷。韶嶺南北門也。既陷。南漢主鋹窘蹙不知所爲。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媪梁鸞眞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鋹以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氏族畧。南越有植姓。統軍六萬屯馬逕地名。在廣州府南海縣西。以禦宋師。

辛未開寶四年。是歲。宋滅南漢。未唐改號江南。凡三國。一鎭。

春。二月。宋潘美大破南漢兵于馬逕。遂克廣州。南漢主鋹降。南漢自劉隱據廣州。至鋹亡。凡五主。合六十五年。

潘美克英。雄。二州。皆南漢置。英州。今韶州府英德縣是。雄州。今南雄府是。潘崇徹以其衆降。美進次隴頭。水名。在英德縣南。其地險隘。兩山夾峙。水多激石。南漢

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
砦于雙女山一名鳳山在南海縣西下南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
漼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即令人送漼赴汴宋師遂頓城
外南漢主將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
復爲扞禦之計遣保興率國內兵拒戰崇岳無謀勇惟
日禱鬼神爲事既而宋師濟水植廷曉力戰不勝死于
陣崇岳奔還其柵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
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
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夜大風萬炬俱發煙埃坌起
南漢軍大敗崇岳死于亂兵龔澄樞與李托謀縱火焚
府庫宮殿一夕皆盡明日鋹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

屬保興逃于民家亦獲之悉送汴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椓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

宋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

夏六月宋誅南漢宦者龔澄樞李托賜劉鋹爵恩赦侯

鋹至汴宋主遣呂餘慶問鋹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龔澄樞李托明日有司以帛繫鋹及其官僚獻于廟社宋主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對曰鋹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宋主命大理寺卿高繼申引澄樞托斬于千秋門外釋鋹罪賜襲

衣冠帶器幣鞍馬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上將軍封恩

赦侯鋹體質豐碩。眉目俱踈有口辯。性巧絕其寶貨燼爇之餘尚存美珠四十六甕嘗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宋主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性成。儻能移于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酖毒以臣下。一日從宋主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宋主笑曰。朕推赤心于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別酌以賜鋹。鋹大慙謝。

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卒。

溫叟爲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宋主難其代。不許。至是卒。溫叟重厚清介。好古執禮。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闕前。宋主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翼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呵道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宋主善之。

登樓遠眺于政體何害希恩望賞人之常情亦不待登樓而後生也溫叟傳呼徑過時蓋未知宋祖在樓既覺而懼蹈非禮之愆故矯辭以對且欲徼取直名

亥亦甚矣

冬十月癸亥朔日食。

十一月唐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

唐主事宋甚謹。每聞宋有嘉慶吉凶之事。必遣人貢獻弔賀。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南漢亡。懼甚。使其弟從善上表于宋。乞去國號。改印文爲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名。宋主許之。先是。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

河決澶州

東匯于鄆濮。壞民田廬。宋主怒官吏不即以聞。通判姚恕坐棄市。

壬申（宋開寶五年是歲凡三國一鎭）春二月江南主殺其南都留守林仁肇

初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于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宋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爲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

夏五月大雨河決宋主出宮人

大雨河決濮陽宋主命頴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因謂曰朕信宿以來焚香告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于民翰拜曰宋景公一發善言災星爲之退舍今陛下憂民如此必不能爲災也宋主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有闕邪趙普對曰陛下憂勤庶政苦雨爲災乃是臣等失職宋主曰朕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普等皆頓首服

秋九月丁巳朔日食

宋以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爲四川兵馬都監

宋主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宋主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鎭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之一也。

癸酉 歲凡三國一鎭 宋開寶六年。是春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葬之。謚曰周恭帝。

鄭王卒。宋主素服發喪。輟朝十日。謚曰周恭帝。還葬慶陵世宗陵。五代史注。在鄭州管城縣。之側。號曰順陵。

宋初殿試貢士。

翰林學士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用情舍取。宋主乃擇終場下第。并已舉者。親御講武殿。

給紙筆別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七人。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共百二十七人。續編作百二十五人。誤。今改正。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為太常少卿。殿試遂為承制。

夏五月。宋行開寶通禮。

初宋主命李昉。劉溫叟。重定開元禮。附以國朝制度損益。為書二百卷。號通禮。至是行之。

交州丁璉入貢于宋。宋封璉為交阯郡王。

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

唐書地理志。安南都護府。領交。陸。峯。愛。驩。長。福祿。湯。芝。武峩。演。武安。十二州。

南漢遣將李[illegible]

順攻承美。執之。置交阯節度使。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

死其參謀吳處玶等爭立攝讙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玶等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爲節度使尋遜璉位南漢旣亡璉入貢于宋宋授璉靜海軍節度使加封爵考宋史交阯傳開寶六年丁璉內附授檢校太師充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八年璉復修貢封交阯郡王沈括夢溪筆談亦以璉封王在開寶八年爲安南封王之始與續編所載不同

秋八月宋趙普免

普獨相十年爲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字禮臣齊州人李美李檝以贓論死瓚流沙門島十年不得召廷臣多忌之宋主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廡下未及發而宋主至倉卒不暇屏宋主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宋主曰海物必佳卽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皇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宋主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汴

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冐稱普市貨鬻都下三司使趙玭以聞宋主大怒卽欲逐普王溥力爲救解得止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宋主滋不悅初雷德驤之貶商州也知州奚嶼希普意奏德驤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鄰意普害之擊登聞鼓訴中書不法事宋主怒悉下御史獄鞫實始疑普詔呂餘慶薛居正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普不自安求罷政遂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有鄰爲秘書省正事召德驤爲秘書丞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光義爲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宋主手封其

古今載籍極博。豈能一一記誦不爽。顧問即有所未知。據實以對。亦何所損。學問之道。事君之禮。皆當以不欺為貴。若預探所閱書冊。揣摩強識。即此飾偽之一念。已不堪以對君父。縱應答無滯。亦奚足貴。多遜心術不端。于此可見。

表藏之金匱。

宋主封其弟光義為晉王。班宰相上。

又以弟光美（注見前）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宋起復盧多遜參知政事。

多遜敏給任數。謀多奇中。以翰林學士判史館。宋主好讀書。每取書館中。多遜預戒吏令必白已知所取書。因通夕閱覽。及召對。宋主問書中事。應答無滯。同列皆服。拜參知政事。未幾。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多遜父億有高識。惡其子所為。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我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

北漢主殺其大內都點檢劉繼欽。（世祖旻諸孫。）

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謝病歸，居交城。（隋縣，今屬太原府。）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宋主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大將張崇訓、鄭進、衛儔，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曦等，先後俱以讒見殺。）

甲戌（宋開寶七年。是歲凡三國一鎮。）春二月庚辰朔，日食。

夏五月，江南遣使如宋。

江南主天性友愛，弟從善使宋被留，江南主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作登高文以見意。至是遣常州刺史陸昭符（金陵人）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宋主不許。

秋九月，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

宋主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字孟雍，陽武人）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

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于九泉矣。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江南主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册。宋主不許。命梁迥博州聊城人。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宋主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宋主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宋主誡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愼無殺戮。設若

國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荊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異于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于銅陵南唐縣今屬池州府進次采石磯注見前

冬十月宋加吳越王俶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

先是俶使判官王彝簡字明舉福州人入貢于宋宋主謂之曰江南強倔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于人言彝簡告以師期至是加俶行營招撫制置使

十一月宋潘美渡江江南將鄭彥華福州人等拒戰敗走

初池州人樊若水字仲師後更名知古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

漁釣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櫂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以爲右贊善大夫。遣使往荊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荊渚而下。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于石牌口。今曰石牌市。在安慶府懷寧縣西。與池州府分界。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帥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日數十人。江南主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宋師。將行。江南主誡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

華以戰艦鳴鼓泝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
真以所部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
開寶之號。益募民爲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宋始修日歷、

史館修撰扈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請修日歷。宋主從之。命宰輔
日錄時政送史館。仍以盧多遜專其職。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二

宋 起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至帝昺祥興二年己卯凡十八帝十三世共三百二十年

太祖皇帝

帝姓趙氏名匡胤涿郡人父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曾祖朓唐幽都令朓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母杜氏後唐天成二年帝生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夾馬營在洛陽縣東北既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非常人仕周從世宗征伐屢立大功事具前人望歸之及世宗殂恭帝立陳橋兵變事具前遂踐周位而有天下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

乙亥開寶八年是歲江南亡唯北漢至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乃亡續綱目依朱子綱目唐高祖武德七年例於宋用大書紀年今依之春二月曹彬大敗江南兵于秦淮注見前進

南唐後主荒於政事艷詞流傳視玉樹後庭相去無幾宋師臨城下猶然不知戒嚴方且誦經講易高談自若與梁元帝之圍城中

圍金陵。

彬連破江南兵于白鷺洲。在江寧縣西南江中。新林港。即新林浦。注見前。遣田欽祚潁州汝陰人。攻溧水。隋縣今屬江寧府。江南統軍使李雄淮人。一作張雄。謂諸子曰吾必死于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沒于陳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進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于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候李漢瓊洛陽人。率所部取巨艦寔以葭葦因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陴者爭遁溺死千計初陳喬張洎爲江南主謀請弗憂也日于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恤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楀等莫得通宋師駐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時兵事皆屬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敢

講老子千載一轍宴安鴆毒實乃自亡其國豈得盡諉為氣數哉

發每與衆言輒云北軍強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欲夜出邀宋師者繼勳必杖其背拘囚之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旌旗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收繼勳付獄殺之

皇甫繼勳暉之子

三月遼遣使來通好

先是遼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帝命答書許之至是遼遣使來結成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于宋無妄侵伐北漢主聞命慟哭謀出兵攻遼宣徽使馬峯固諫乃止考宋史太祖紀開寶七年十一月命知雄州孫全興答契丹修好書八年三月契丹遣使格什古星什以書來講和七月遣太常丞呂端使契丹職官分紀所載畧同是通和乃遼之意而遼史景宗紀則書宋遣使請和以涿州刺史耶律禪珠喇加侍中與宋議和復不書格什古星什之聘宋蓋諱之也至耶律琮遼作耶律禪珠喇二史所書之名又各不同呂端字易直

餘慶之弟。按格什古星什舊作克沙骨慎思。禪珠喇舊作昌朮今並改正。

夏四月吳越王俶取江南常州。

俶既受宋命。以沈承禮湖州烏程人權知軍務。而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子一作沈倫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兵拔其關城。又敗其軍于北界。遣兵攻江陰。梁縣今屬常州府宜興。注見前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進。帝優詔褒之。

彗星見東方。

秋七月辛未朔日食。

五季國鎮割據域內幾如瓜剖豆分宋太祖有混一海宇之志南唐不能如吳越納土以保其宗祀而又庸暗寡識不早為備其敗亡固有以自取宋祖不容鼾睡之語其豁達大度竟有與漢高並駕齊驅之概

遣使如遼

冬十月江南主使徐鉉來乞緩師不許

江南都虞候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廹遣學士承旨徐鉉求緩師鉉至言于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兵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主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論辨不已帝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皇恐辭歸

曹彬將王明（字如晦大名成安人）大破江南兵于皖口（注見前）獲其都虞候朱令贇（壽州城人延壽之孫）

先是江南主遣使召令贇以上江兵入援。令贇衆號十五萬。自湖口南唐縣。今屬九江府。鄱陽湖由此入江。故名。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遣戰櫂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于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犄角襲之。及是。令贇乘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合步軍將劉遇滄州清池人。急攻之。令贇勢促。因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贇。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

十一月。曹彬克金陵。江南主煜降。門下侍郎陳喬死之。

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為之所。江南主不

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彬卽稱愈。又明日。城陷。初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勤政殿學士鍾蒨朝服坐於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鍾蒨。字德林。豫章人。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旣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四十

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䘏之。

丙子九年。十二月。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　春正月。曹彬振旅還。詔賜李煜爵違命侯。

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授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姪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責張洎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爲。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

張洎教李煜不降義本近正既乃靦顏受職而不辭

跳其當宋祖面責時抗詞以得死爲幸者正借以僥倖免死耳洎後諂附中涓揣摩干進直是憸巧之流宋祖彌將益爲其所愚而不覺矣

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爲太子中允。

二月。以曹彬爲樞密使。

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吳越王俶來朝。

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毘陵。今常州府治。漢爲毘陵縣。有大功。俟

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卽當復還。朕三執玉帛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字禹川。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敘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

三月。帝如西京。夏四月。郊。大赦。

帝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欲西幸以行郊禮。三月。如西京。次鞏縣。遂拜安陵。宣祖陵。賜河南今年田租之半。奉陵戶復一年。至洛陽。四月。祭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離亂。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

泣下者。祭畢。大赦。宴賜親王羣臣有差

還宮。

帝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亦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曹翰屠江州。殺江南守將胡則。

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賓。集衆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其兵。悉取貲財而屠其民。

弟有疾而臨問或親其療治友愛如是而已灼艾自有專科非他人所能越俎視爲憐灼豈遽能獨痌及覺痛而引以自灸更無補

秋八月。遣侍衛都指揮使党進率兵伐漢。九月。敗漢兵于太原。遼救之。

帝命党進潘美楊光美。并州人。後避太宗舊諱。更名美。牛思進祁州無極人。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深州博野人。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于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于遼。遼主遣其相耶律沙。字安隱。其先嘗相要尼氏。救之。

帝幸晉王光義第。

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帝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於病者之苦此與唐開元之煮藥燎鬚同一不近情理而宋祖則尤有甚焉者矣

節用愛民人君治平要道無過於是至云爲天下守財何其見之小哉此與俗所謂看財奴何以異乎無識者或以爲格言然二典三謨中又豈聞有此等語句耶

冬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即位是爲太宗

癸丑夕帝崩于萬歲殿帝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爲天子容易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帝之女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汝服此衆必相倣禁之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徙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則未

嘗貰。及是崩。晉王在南府。宦者王繼恩中夜馳詣府邸。召王入。薛應旂通鑑。宋后見晉王。遽呼曰。吾母子之命。俱託于王。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考宋史宋后傳。不載此語。今不取。甲寅。王遂即位。號宋后曰開寶皇后。明年。遷之西宮。李燾長編云。壬子。帝不豫。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避遜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已而帝崩。考長編所載。出吳僧文瑩湘山野錄。山僧野史。說本無稽。且燾書作于孝宗之世。去開寶時幾二百年。傳聞曖昧。豈足爲據。乃竟採而錄之。于是元陳桱通鑑續編。胡一桂史纂通要。皆依其說。明邱濬。程敏政。深辨其非。商輅等修續綱目。削而不書。別于圖外。畧摘數語。以示傳疑。李東陽等通鑑纂要因之。今據宋史宦者王繼恩傳。太祖崩夕。太宗在南府。繼恩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是太祖崩後。太宗方入。何來燭影斧聲之事。長編又以太祖崩于壬子夜。而宋史太祖紀。大書癸丑夕帝崩。今一依正史爲據。餘說皆不取。再考宋后傳。后遷西宮。在太平興國二年。續綱目諸書。皆係之晉王即位之下。今亦依正史。因史無日月。仍係于此。而以明年別之。

燭影斧聲千載以爲疑案。其實無可疑也。長編作於孝宗之世。孝宗爲太祖後。故李燾敢肆其曖昧之辭。污蔑太宗。而以實錄不記顧命爲証。獨不思至道三年太宗亦未嘗有顧命。豈又有他故耶。且宋史作於元時。元于宋非有所諱。若長編果有可信。當必採之。而全史竟不一及。則其說之誣妄。更不待言而可知矣。

以弟廷美即光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封武功郡王。
德芳太祖第四子。爲興元尹。
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以盧多遜同平章事。楚昭輔爲樞密使。
內外官俱各進秩有差。
十一月。進封劉鋹衛國公。李煜隴西郡公。
十二月。大赦。改元。
改是歲爲太平興國元年。
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
初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
能否第爲三等。歲終以聞。

罷河東兵。

太宗皇帝

丁丑太平興國二年。續綱目發明。非元年而書號。正其始也。春正月。賜禮部進士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等及第。

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曹州宛句人。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一下幷汾。二富民。三封建。四敦孝弟。五舉賢。六太學。七籍田。八選良吏。九懲奸。十恤刑。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之下第。帝不悅。故一榜自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又覆試諸科二百八人。盡賜及第。又閱貢籍十舉至十五舉。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擢邢昺九經及第。九經七

人不中格。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餘人。皆賜綠袍靴笏。錫宴開寶寺。帝自爲詩二章賜之。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于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邢昺字叔明。濟陰人。

置江南榷茶場。

二月。帝更名炅。

夏四月。葬永昌陵。在河南府鞏縣西南。

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規模可謂遠矣。

冬十月。初榷酒酤。

十一月丁亥朔。日食既。

戊寅 三年春二月。立崇文院。

初置三館（宋史職官志。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爲三館）于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帝臨幸。惡其陋。命有司于昇龍門東北。刱立三館。至是成。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凡八萬卷。

夏四月。陳洪進獻漳泉二州。以洪進爲武寧節度使。

洪進來朝。因獻漳泉二州。縣十四。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奉朝請。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

五月。吳越王俶以其地來歸。詔封俶爲淮海國王。

俶朝于汴。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並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字子遷。錢塘人）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

一軍。八十六縣。詔封俶爲淮海國王。授俶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字世和。並節度使。惟演字希聖。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錢塘人。沈承禮崔仁冀並爲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詔令兩浙發俶緦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十四艘。以范旻字貴參。質長子。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

定難節度使李克叡卒。子繼筠嗣。

秋七月。隴西公李煜卒。

初。曹彬令煜治裝。煜方以亡國爲念。不及多取。留汴貧不自給。帝命增給月俸。仍賜錢三百餘萬。至是卒。追封吳王。帝命煜故臣徐鉉撰神道碑。鉉泣請曰。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帝許之。鉉撰碑。但推言歷

徐鉉不能盡忠於亡國之時乃欲守節於故主之沒後以虛言爲報亦復何益無知者或以爲可矜有識者更鄙其無賴耳

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隣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營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又云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于亡國帝覽之稱善 考薛應旂通鑑煜誕辰帝遣使賜宴宴畢暴卒葢本龍袞江南野史今不取

以孔宜 字不疑孔子四十四世孫 襲封文宣公

宜知星子縣 南唐鎮宋升爲縣今爲江西南康府治 回獻所爲文帝召問孔子世嗣遂命襲封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爲編戶詔特復其家

冬十月置內藏庫

帝幸左藏庫語薛居正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爲念何其過也詔改爲內藏庫并以封椿庫屬焉

己卯四年春正月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

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為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郎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本溪族）田重進（幽州人）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判邢州郭進為太原石嶺關（注見前）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遼遣達嚕拉美（遼扈從官按達嚕拉美舊作撻馬今改正）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

初以石熙載（字凝績洛陽人）僉書樞密院事（僉書之名始此）

新渾儀成

司天監生張思訓（巴中人）本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式

以獻製于禁中日月行度成于自然不假人運比舊制尤爲精妙命置文明殿東南鼓樓擢思訓爲渾儀丞

二月帝自將伐漢

帝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于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以沈倫爲東京留守王仁贍爲大內都部署

三月遼救漢都部署郭進邀擊于白馬嶺在忻州西南大敗之

漢求救于遼遼遣耶律沙爲都統冀王迪里宁巴爾斯濟斯太宗子按巴爾斯濟斯舊作巴速堇今改正爲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迪里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

進薄之。迪里敗死。會耶律色珍（字蘇隱。裕悅赫嚕孫。按裕悅遼貴官。象公師坐而論議。色珍舊作斜軫。裕悅舊作于越。赫嚕舊作曷魯。今並改。）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祚護石嶺屯軍。恣爲姦利。進不能禁。屢形于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陵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

夏。四月。行營都監折御卿（德扆子。）取漢岢嵐軍。（今太原府岢嵐州。宋曰岢嵐軍。太平五年置。此書取岢嵐軍。乃史臣追敘之文。）

御卿分兵攻岢嵐軍。下之。遂取嵐州。（注見前。）

漢城隆州。（注見前。）威勝軍（宋置。今沁州是。）使解暉（洺州臨洺人。）等攻破之。

漢人于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解暉折彥贇等。先發兵圍之。繼遣尹勳（開封浚儀人。）往。城遂陷。

帝至太原。督諸軍圍城。五月。漢主繼元降。詔賜爵彭城郡

公。

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絶。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衆。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于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終始富貴。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尤慮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却。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勲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于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

仁者之師救民水火今乃縱火害民是誠何心況攻圍未下時尚慮城陷而殺傷者衆因以宣諭招降此趨門不及者獨非曩所不忍害之良民乎

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祠部郎中劉保勛字修業河南人知太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惲字孟深陽武人續綱目宋元通鑑俱誤作李揮今依宋史改正以下官有差劉繼文奔遼遼封為彭城郡王久之卒

徙太原民於并州

詔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漢置今屬太原府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帝發太原六月遂伐遼圍幽州秋七月與遼耶律休格字遜寧南院額勒金烏蘇之子按休格舊作休哥額勒金舊作夷离堇烏蘇舊作綰思今並改正大戰于高

梁河。在順天府宛平縣西。水經注。高梁水出薊城西北。即此。今爲玉泉山水所經。上有橋。敗績。乃還。

帝既滅漢。欲乘勝取燕薊。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字仲文。京兆萬年人。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遂發太原。六月。次東易州。宋史太宗紀。丙寅。次金臺頓。丁卯。次東易州。金臺頓。今清苑縣金臺驛也。東易州。當在定興安肅界。遼史不載。無考。遼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千兵守之。涿州判官劉原德亦以城降。進次幽州城南。遼將耶律希達孟父楚國王之後。希達舊作奚底。今改正。按。軍于城北。帝攻走之。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元喆昶之子。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遼將多降。七月。遼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古字伊遜伊爾。裕悅佳之庶孫。按伊遜伊爾。舊作乙辛隱。今改正。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城中大懼。遼遣耶

軍中謀立德昭並無形迹可指或譌人搆釁揣測猜嫌而爲之亦未可定太宗遽責以待汝自爲則德昭雖欲不死而不能可知太

律休格救燕。時帝與遼將耶律沙大戰于高梁河。沙敗將遁。休格兵適至。與耶律色珍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帝引師南還。休格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乃命孟元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開封浚儀人李漢瓊屯眞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自是遼好遂絶。

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

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

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

宗傳子私念不待趙普贊成而早定於胸中矣抱哭追封固無解於渝盟之過所謂欲蓋彌彰耳

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謚曰懿。

九月。遼寇鎮州。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

遼遣南京留守韓匡嗣。延徽之子。與耶律沙耶律休格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于滿城。本後周永樂縣。隋改滿城。今屬保定府。西。方陳。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格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陳于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澶州頓邱人。兵繼至。合擊之。遼軍大潰。追至遂城。注見前。斬獲萬計。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格整兵而退。

以楊業為代州刺史。

業卽漢建寧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勇召見復姓楊氏止名業以其老于邊事拜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

冬十月進封齊王廷美爲秦王

論平漢功也文武諸臣進秩有差

庚辰五年春二月定差役法

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戸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自衙前至手力等皆第戸高下以充所謂職役也續綱目以人力之人係承符去手力之力爲力手殊誤今依宋史食貨志及文獻通考改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戸爲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後

有貧富隨時升降。

三月。魏公劉鋹卒。

鋹有口辯。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于禁中。鋹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為諸國降王長。帝大笑。至是卒。追封南越王。

楊業敗遼兵于鴈門。殺其將蕭綽里特。(舊作咄李。今改正。)

遼兵十萬寇鴈門。業領麾下兵百騎。自西陘關(名。在代州西北。即鴈門關西口。)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遼兵大敗。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綽里特。自是遼畏業。望見旌旗。即引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交州亂。秋。七月。命蘭州團練使孫全興等。將兵討之。

交州丁部領及其子璉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年尚幼。大將黎桓。幽璿別館。而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寶。益之子。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陳取交州之策。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預爲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爲然。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劉澄。賈湜等並爲部署。將兵討之。全興等由邕州。澄。湜等由廉州進。桓聞乃遣使爲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冬十月遼寇瓦橋關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次於大名遼軍退乃還

遼主賢圍瓦橋關耶律休格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格追至莫州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已破遼兵帝次大名諸將復戰于莫州敗績會遼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將而還

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將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

十二月遼以耶律休格為裕悅

休格智略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之用。

辛巳六年。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

贈中書令岐王。諡康惠。

罷交州兵。

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在今安南國海東府界。江之入海處。亦曰白藤海口。獲戰艦二百。于是知邕州侯仁寶率軍先進。孫全興等頓兵不行。仁寶戰死。會炎暑。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于軍。徵全興下獄。已而棄市。

孫全興。字希叡。青州人。

考宋史。孫全興于是年三月徵下獄。十一月棄市。續綱目于三月即書徵孫全興棄市。非是。今依宋史改。

夏六月。薛居正卒。

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察。衆論賢之。及卒。帝親臨其喪爲之流涕。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修飭爲善。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秋七月。遣使如渤海。

初遼取渤海扶餘城。置東丹府。前事具。至是帝將大舉伐遼。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然渤海無至者。帝又以詔賜定安國王。定安。本馬韓別種。其王烏元明。數苦遼侵侮。得詔。令張犄角之勢。王大喜。會女眞遣使入貢。持表來上。帝優詔答之。付女眞使者。令賚以賜焉。

九月乙未朔。日食。

左拾遺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上疏言事，詔嘉獎之。

錫好言時務。既居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略曰：王師平太原，軍功猶有未賞，願因郊禮錫賚，駕馭戎臣，此要機也。交州瘴海，得之如獲石田，願罷速兵。此大體之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記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之，使各司其局。此大體之二。邇者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皆為輪奐，尚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願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按獄官令，枷杻鉗鎖皆有定式，今以鐵為枷，于法所無，去之可也。此大體之四。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

續綱目：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于閤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遺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宋元通鑑同。考宋史太宗紀及錫本傳，錫上事在為拾遺時，非轉運使入辭所奏。其貽書宰相，乃趙普，非多遜也。今依帝紀書綱，採傳

作

目、

以趙普爲司徒兼侍中。

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
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字元圭大名人趙鎔字化鈞滄州樂陵人
楊守一字象先其先洛陽人後徙宋鄭間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
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且自陳
曰臣忝舊臣爲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
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普書及覽普前表
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
矣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初田錫既以上疏受
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爲一賞奪
耶及趙普復相令有司受羣臣章奏必先白普錫遺普

書。以爲失至公體。普引咎謝。已而錫出爲河北轉運副使。

置京朝官差遣院。宋史職官志。凡一品以下。常參者謂之朝官。秘書郎以下。未常參者謂之京官。

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出中書。至是。詔京朝官奏使從政于外。受代而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闕員。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壬午 七年春三月。癸巳朔。日食。

罷秦王廷美爲西京留守。夏四月。以柴禹錫爲樞密副使。

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爲亂。遂罷廷美開封尹。以上變。進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閤門使。初。昭憲太后遺命。以次傳位。事具前。故帝即位之

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芳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沒。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以竇偁（字日章。儀之弟。）郭贄（字仲儀。開封襄邑人。）參知政事。

初。帝尹開封。偁爲判官。以推官賈琰佞諛。于坐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于心哉。衆皆失色。帝因重偁之直。至是。謂偁曰。賞卿之叱賈琰也。

勒秦王廷美就第。流盧多遜于崖州。沈倫罷。

趙普既復相。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

廷美之得罪皆成於趙普其始因多遜之毀請備樞軸察姦變以自救不過患

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雜治之。多遜具狀。屢遣中書守當官趙白。以機事密告廷美。且云。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告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遺之弓箭。多遜受之。獄上。詔文武集議。王溥等奏廷美多遜詛咒顧望。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并徙其家屬期親于遠裔。趙白樊德明等。悉斬于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爲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沈倫坐與多遜同列。不能覺察。降授工部尚書。

五月。貶秦王廷美爲涪陵縣公。安置房州。涪陵隋縣。今重慶府涪州是。注見前。

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字德昌。大名內黃人。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

失之一念繼乃搆成冤獄坐以大逆止圖報復多遜夙嫌而於廷美毫無顧忌老奸伎倆日甚一日至諷李符上言必欲置廷美於死而後已則天良澌滅盡矣普嘗自負讀論語鄙夫無所不至之句豈未經見乎

封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劒州梓潼人。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貶寧國司馬。

定難留後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注俱見前。六月繼捧弟繼遷叛走地斤澤。此夏州叛宋之始地斤澤在榆林府懷遠縣故夏州東北。夏州自李思恭即拓跋思恭。其見前。以來未嘗親朝中國至是繼捧率其族入朝帝嘉之賜賚甚厚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懟怨乞納其境內銀夏綏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為遣使如夏州護緦麻以上親赴闕以曹光實光實字顯忠雅州百丈人。為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族弟定難軍都知蕃落使繼遷。其高祖思忠思恭之弟也從討黃巢戰歿賜祠。留居銀州聞使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出其祖

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者曰衆。帝尋以繼捧爲彰德節度使。問曰。汝在夏州。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悍鷙。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秋九月。遼主賢卒。說具前。子隆緒小字文殊努。立。復國號曰契丹。是後遼復稱契丹。按文殊努舊作文殊奴。今改正。

遼主賢如雲州。至焦山。在今朔平府左雲縣東南。有疾。命韓德讓匡嗣之子。耶律色珍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遂卒。隆緒嗣位。諡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

尊母蕭氏爲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后以德讓爲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耶律博郭濟字布尼雅。六院額勒金布格齊之後。總領山西諸州事。耶律休格爲南面行軍都統。按博郭濟舊作勃古哲。布尼雅舊作蒲奴隱。布格齊舊作蒲古只。今並改。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

癸未 八年春正月罷樞密使曹彬以王顯（字德明開封人）弭德超（氏族畧弭氏望出新豐德超滄州淸池人）爲樞密副使。

酒坊使弭德超有寵于帝覬代曹彬之位乃自鎭州乘傳以急變聞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爲不利且誣以事爲徵帝信之郭贄極言救解不聽遂出彬爲天平節度使而以顯德超並爲副使。

二月戊子朔日食。

三月宴進士于瓊林苑（瓊林宴之名始此）

帝親試禮部貢士于講武殿始分三甲錫宴于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爲定制。

夏四月弭德超有罪流瓊州。

德超以不得樞密使怨望居常怏怏一日詬王顯柴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太官汝等何人反在吾上我實耻之言頗侵帝顯奏之詔鞫問德超具狀遂奪官秩禁錮瓊州而死帝始悟曹彬之誣待之加厚德超始因李符薦得事上符貶寧國司馬德超屢稱其寃德超貶帝惡其朋黨令徙符嶺表初盧多遜之貶崖州也符白趙普曰春州雖近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至是以處符歲餘卒春州注見前

五月河決滑州東南入于淮此河決入淮之始

河大決滑州之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壞民田廬東南流之彭城入于淮詔發丁夫十餘萬塞之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明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韓村隄久不成

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又命翰林學士宋白祭于白馬津已而役成帝作河平歌賜近臣蠲水所及州縣田租。宋白字太素大名人

六月大水

江河漢睢穀洛瀍澗水溢溺死者以萬計

秋七月郭贄免以李昉參知政事

贄嘗因論事奏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何益于事贄對曰雖然猶勝奸邪至是以入對宿酲未解出知荊南府宋以荊州為江陵府又改荊南府尋復舊

冬十月以姚坦字明白曹州濟陰人為益王宇名元傑本名德和明哲帝第五子府翊善宋東宮官太平興國中置秩從七品

王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彊使視

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箠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稅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之。

趙普罷。

普罷爲武勝軍（後周置今南陽府鄧州是）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

葬泉下。帝爲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以道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之隕淚。宋琪對曰。昨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幾來世。得効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終始。可謂兩全。宋琪。字俶寶。幽州薊人。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字言幾。真定人。參知政事。

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及多遜敗。帝嘗語及其事。昉頗爲解釋。帝由是重之。遂與琪並相。帝謂琪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爲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耳。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

未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爲愈時人服其量

以呂文仲字子臧歙州新安人爲翰林侍讀宋置掌經筵講讀備顧問秩正七品王著字知微京兆渭南人爲侍書亦翰林官宋置

帝勤于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詔史官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明年命宋白李昉纂輯文苑英華一千卷

甲申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

時三館所貯遺帙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

百卷。當議甄錄酧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

涪陵公廷美以憂卒。

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卒。追封涪王。諡曰悼。以其子德恭德隆爲刺史。

李穆卒。

穆謹言愼行。無有矯飾。及是卒。帝臨其喪。哭謂侍臣曰。穆操履純正。眞不易得。朕方倚用。遽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贈工部尚書。

夏。四月。羣臣請封禪。許之。五月。乾元文明殿災。六月。詔求直言。罷封禪。

先是泰山父老詣闕請封禪羣臣三上表帝許之詔以十一月有事于泰山命翰林學士扈蒙字日明幽州人等詳定儀注五月乾元文明二殿災詔求直言遣使按察淮浙蜀廣獄遂罷封禪知睦州田錫上疏畧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舍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當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

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摶入朝

帝之卽位也召摶入見待之甚厚至是復至帝謂宰臣

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摶曰摶山野之人于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眞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琪等以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還華山

知夏州尹憲（并州晉陽人）襲李繼遷破走之

憲與曹光實襲繼遷于地斤澤大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繼冲遁免獲其母妻而還

十二月。立妃李氏。處耘女。爲皇后。

賜京師大酺三日。

乙酉二年春二月。李繼遷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實。遂襲銀州據之。

繼遷自地斤澤敗。轉徙無常。漸以彊大。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歸之。于是率衆攻麟州。使人給都巡檢曹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願講甥舅之禮。期日會于葭蘆川在今葭州西。源出榆林縣。下流入黃河。以岸多葭葦故名。納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數十人近城迎光實。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道北行。至其地。忽舉手揮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遂襲據銀州。

禁增置寺觀。

京城外有僧積薪將自焚。帝聞之。惡其惑衆。令配流惡處。仍毀其所居。因謂宰相曰。近多請建置寺觀。屋才數十間。輒求名額。大抵誑惑閭閻。藏隱姦弊耳。詔天下寺觀。非籍所存。無得建置。

遣知秦州田仁朗大名元城人。等將兵討李繼遷。

夏四月。江南饑。

遣使賑之。

宴羣臣于後苑。

先是帝詔宰相近臣。賞花于後苑。謂之曰。春風暄和。萬物茂暢。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侍從詞臣

賦詩。至是召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因習射水心殿。賞花曲宴自此始。

徵田仁朗還。五月。副將王侁（字秘權。開封浚儀人。）擊李繼遷。走之。銀麟夏州蕃內附。

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與下悉利諸砦。皆羌戎所居。今在綏德州米脂縣界。）砦將折裕木乜。（舊作遇乞。今改。）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繼遷乘勝攻撫寧砦。（本隋縣。後廢爲砦。故城在今綏德州西。）時仁朗行及綏州。（注見前。）方請益兵俟報。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

分遣彊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禽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閑暇縱酒摴蒱侁等因媒蘖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問狀仁朗對曰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爲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是月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酋折羅遇麟州諸蕃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與所部兵入濁輪川（在葭州神木縣西北下流入黃河考宋史夏國傳繼遷築堡于石州濁輪谷石州今山西永寧州是與葭綏接壤川水蓋出谷中流逕神木以入于河）斬首五千級擒裕木繼遷遁去時詔郭守文（并州太原人）與侁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在榆林府定邊縣今日鹽場堡）諸蕃焚千餘

帳。由是銀、麟、夏三州蕃百二十五族。悉內附。戶萬六千餘。繼遷降于契丹。契丹以爲定難節度使。尋以義成公主妻之。

秋。九月。廢楚王元佐字惟吉。初名德崇。帝長子。爲庶人。

元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梃刃傷侍人。疾少間。帝爲赦天下。遇重九。詔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廢爲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一名蘘山。在南陽府南陽縣北。召還居于南宮。

遣使如高麗。

時議伐契丹以高麗與之接壤數爲所侵命御史韓國華字光弼相州安陽人齎詔諭令發兵西會高麗遷延未即奉詔國華屢移檄督之得報發兵乃還

冬十二月庚子朔日食

宋琪柴禹錫免

初詔廣宮城禹錫有別第在表識內上言願易官邸帝不悅禹錫又陰結琪爲琪請盧多遜舊第帝益鄙之廣南轉運使王廷範江陵人琪妻高氏親也將謀不軌知廣州徐休復字廣初濮州甄城人密奏之帝因琪禹錫入對問廷範何如人琪禹錫未知其端盛言廷範彊明忠幹帝意其交通不欲暴其狀詔琪詼諧無大臣體罷守刑部尚書降禹錫

爲左驍衛大將軍。廷範及其黨與皆伏誅。

南康軍（今江西南康府。宋爲南康軍。）大雨雪。江水冰

雪厚三尺。江水氷合。可勝重載

丙戌三年春正月。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爲都部署。將兵伐契丹。

初賀懷浦（開封陳留人。太祖孝惠皇后兄。）將兵屯三交（城名。在太原府陽曲縣北）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定州安喜人）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此飛狐縣也。隋置。明改廣昌。今縣屬易州。）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

楊業副之。出鴈門。

至上疏諫伐契丹因固請解機務。帝許之。

李至罷。

三月。曹彬取涿州。田重進敗契丹兵于飛狐北。潘美取寰朔應雲州。注俱見前。

彬遣先鋒將李繼隆字霸圖。處耘子。破契丹兵。取固安注見前。新城唐縣。今屬保定府。二縣。進攻涿州。克之。殺其相賀漸。虜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于新城東北。田重進出飛狐南。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衆來拒。重進命部將荆嗣罕儒子。以五百騎禦之。契丹兵二萬餘。力不敵。時譚延美大名朝城人。屯小沼。地名。在廣昌縣東南。嗣請延美列

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于道側嗣以所部疾驅往鬬契丹兵見旗幟綿亘疑大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奔潰生擒大鵬翼飛狐靈邱漢縣今屬大同府皆降潘美自西陘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彥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已而重進再破契丹于飛狐北至蔚州其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許彥欽執監城使耿紹忠以城降

夏五月曹彬引兵退與契丹耶律休格戰于岐溝敗注見前績

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州卿等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

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旣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格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糧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卽拒馬河新城以下通稱白溝亦曰界河以宋遼于此分界也與米信軍接潘美盡畧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格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由是軍士自

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與其太后自駞羅口在涿州東北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引還休格因出兵躡之戰于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格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此易水也亦曰北濡源出易州西北逕定興縣爲沙河合中易水入拒馬河而爨聞休格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棄戈甲如邱山休格請乘勝畧地至河爲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格爲宋國王帝聞之召彬信及崔彦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實河東京西初議興兵獨與樞密院議中書

不與聞。及敗。帝悔謂張齊賢等曰。卿等共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契丹復陷蔚寰州

契丹耶律色珍將兵十萬。至定安遼縣。明省。故城在今宣化府蔚縣。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色珍追及。戰于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陷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色珍戰于飛狐。又敗。于是渾源唐縣。今爲州。屬大同府。應州將皆棄城走。色珍乘勢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

潘美副將楊業進兵擊契丹。敗績。轉戰至陳家谷。在朔平府朔州南。死之。契丹復陷雲應朔諸城。

潘美既敗于飛狐。議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色珍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但領兵出

大石路。即今大石口。在大同府應州南。路通代州繁時縣。直入石碣谷。即今石佛谷。在代州崞縣西北。護軍王侁等以爲畏懦。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進。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跌路。即今石硤口。在崞縣東北。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于此張步兵彊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于谷口。色珍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撻蘭

楊業久於行陣不獨勇號無敵即料事度勢亦非俊口妄談其欲避鋒紆道以出蓋實有知彼知己之識不得謂之畏懦不前乃王

遼史作達蘭字托紐。思溫再從侄　按達蘭五代史作撻覽遼史作撻凜。俱誤。托紐舊作驍寧。今並改正。伏兵于路。業至。色珍擁衆為戰勢。業麾幟進。色珍佯敗。伏兵四起。色珍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在朔州西南。亦曰洪崖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在朔州南。望之無所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功。即領兵離谷。美不能制。乃緣交河即馬邑川水。亦曰灰河。出寧武縣西。逕朔州南。下流入桑乾水。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卻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至谷口。望見無人。撫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希達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廷玉死焉。考遼史蕭達蘭傳。宋楊繼業率兵自代州來。達蘭從耶律色珍敗之。擒繼業于朔州。耶律

侁不察時地之宜激其輕進復心疑敵遁急欲爭功致業深入無援捐軀殞節侁之罪固不容誅然潘美身膺閫帥既與業約駐兵谷口聲援侁離次不能禁制已乖統御之職乃亦不覘虛實全師徑退坐失驍將又豈能辭僨轅之責耶

希達傳。希達射繼業墮馬。先是軍令須生擒繼業。希達以故不能爲功。似射業者希達。擒業者達蘭。與此所載不同。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既業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于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色珍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侁名。

六月。戊戌朔。日食

以辛仲甫參知政事。

先是仲甫奉使契丹。太平興國二年。葬太祖永昌陵。契丹遣使來會葬。帝命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眞驍將。如進比。凡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乃厚

禮。遣還。帝曰。仲甫遠使絶域。不辱君命。更得數人如此。朕何患也。以爲刑部郎中。知成都府。至是擢參知政事。

秋七月。貶曹彬爲右驍衛上將軍。

治其違詔失律罪也。崔彥進米信以下。貶官有差。初米信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不敗。詔以重進爲馬步軍都虞候。繼隆爲馬軍都虞候。知定州。

以張齊賢知代州。

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齊賢以言爭頗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

冬十二月。契丹大舉入寇。瀛州部署劉廷讓（即劉光業。注見前）與

戰敗績契丹誘執知雄州賀令圖遂掠邢深德州。

契丹主及蕭太后率兵南下以耶律休格爲先鋒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趨燕休格聞之以兵扼要害逆戰于君子館在河間府河間縣西北。天方甚寒士卒皆不能彀弓弩會契丹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爲後援而繼隆退保樂壽。注見前。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太原人。皆死之先是休格諜紿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遺重錦十兩。兩匹也。左傳重錦三十兩注以二丈雙行故曰兩。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注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及廷讓敗。休格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

即引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格據胡牀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鬭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祁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潰敗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令圖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天下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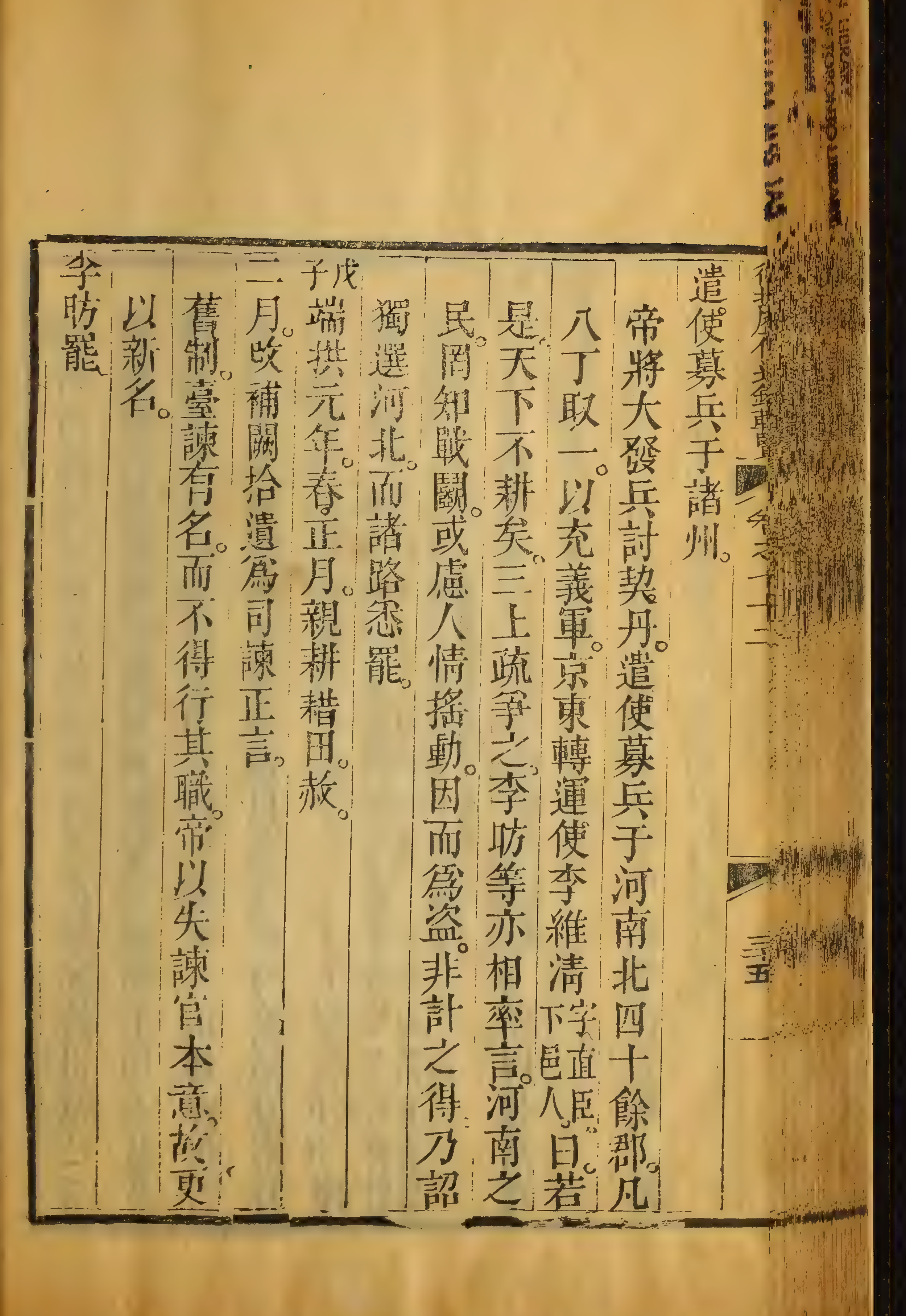
張齊賢敗契丹于代州。

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宋制。諸州之鎮兵曰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卻。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鎮名。一作百井。在太原府陽曲

縣北。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衂。𦍑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于土鐙砦（在代州）。掩擊。大破之。（殺其國舅詳袞特爾格宮使蕭達哩。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詳袞遼諸官府監治長官。按詳袞舊作詳穩。特爾格舊作撻烈哥。達哩舊作打里。今並改正。）

丁亥　四年。夏四月。張宏（字巨卿。青州益都人。三年八月拜樞密副使。）免。以趙昌言（字仲謨。汾州孝義人。）為樞密副使。

時河朔用兵。宏循默備位。而御史中丞趙昌言數上邊事。乃免宏。左遷御史中丞。而以昌言代之。



遣使募兵于諸州。

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于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字直臣下邑人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鬬。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爲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戊子端拱元年。春正月。親耕耤田。赦。

二月。改補闕拾遺爲司諫正言。

舊制。臺諫有名。而不得行其職。帝以失諫官本意。故更以新名。

李昉罷

布衣翟穎。性險誕以僞書與知制誥胡旦字周父。濱州渤海人。狎旦爲作大言使穎上之旦改穎名曰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也。于是穎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爲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旣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以趙普爲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

帝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趙普舊德爲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朝帝遂留爲太保兼侍中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

稱其不可帝嘉其無隱故與普並命普開國元老嘗正以後進歷官一紀進同相位普雅重之

三月趙昌言有罪貶爲崇信軍名注見前行軍司馬

昌言素與知制誥胡旦善翟穎旣訟罷李昉與旦益相得穎益肆誕毀斥時政上書自薦且歷舉所善數十人爲公輔令昌言爲內應事覺穎流海島貶昌言爲行軍司馬旦坊州團練副使

夏五月作秘閣

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于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

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字永圖眞定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與焉

以李繼捧爲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

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請復命繼捧鎮夏州帝召見加賜而遣之且謂曰若繼遷歸欵當授以官也

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益州成都人有罪賜死

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旣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

貸之使至新安。注見前。馬旋濘而踣。及出濘易馬。至商州。

已磔于市矣。聞者快之。

秋。八月。鄧王錢俶卒。

追封秦國王。謚忠懿。自俶以地歸朝。四徙大國。初封漢南國王。尋改南陽。俶固讓國王之封。改封許王。又改鄧王。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

近代無比。

九月。契丹復陷涿州。冬。十一月。遂入祁州。唐置。治無極。宋景德中。徙治蒲陰。即今州也。屬保定府。

契丹主攻涿州。射帛書諭城中降。不聽。縱兵四面攻之。

城破乃降。遂進攻長城口。在保定府安肅縣西北。戰國時燕趙分界處。今其地名長城口。

士卒潰圍南走。契丹邀擊之。殺獲殆盡。因攻滿城。注見前。

祁州及新樂。注見前。皆陷之

己丑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

時契丹屢寇邊。詔羣臣上備戎策。張洎請于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衆。鼎峙而守。仍令親王出臨魏府。今大名府。以控其要。宋琪請令大軍于易州。循孤山。今曰孤山口。在順天府房山縣南。涿。易二州分道處。涉涿水。在涿州西。源出宣化府涿鹿山。遷州境。又南為俠河。抵桑乾河。源出山西朔平府馬邑縣。由大同宣化。遷順天府界。下流入于淀。即古濕水。亦名盧溝河。俗名渾河。今名永定河。出安禮寨。在宛平縣西南。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事具前。下視孤壘。取燕必克。琪又言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亦多以修好為言。帝嘉納之。

自二月不雨至于夏五月。

詔錄繫囚遣使分諸路決獄。

秋七月以張齊賢爲樞密副使。

齊賢復入樞密趙普薦之也。

彗星出東井。八月赦。

司天言妖星爲滅契丹之象趙普上疏謂此邪佞之言不足信帝避殿減膳大赦。

作開寶寺塔。

藏佛舍利注見前也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嘗上疏云衆謂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帝亦不怒。

繼倫以少擊衆其臨事之勇料敵之智固不待言而縱死不失忠義一語尤爲制勝之本蓋示以有進無退則人有戰心而勵以舍生求仁則士無餒志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自然一可當百彼因此捷爲偉勝者匪惟闇於機鈐亦且昧於敵愾矣

都巡檢使尹繼倫（浚儀人勳之子。）襲契丹耶律休格于徐河。（源出易州五迴嶺。逕滿城。清苑。入安州界爲依城河下流入淀）大敗之。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軍名。宋置。後改信安。治遂城。故城在今保定府安肅縣。）休格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塗。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格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于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格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

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格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出。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大旱。

自秋徂冬不雨。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調變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疏入帝及宰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

庚寅淳化元年春正月。趙普罷。

普自再相。帝每優禮之。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至是以疾力求致仕。帝不得已授太保兼中書令。西京留守。

夏四月。詔貸江州義門陳兢江州德安人。粟。

兢。陳宜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初。免傜役。至兢。子姪益衆。嘗苦乏食。知州康戩言于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後兢卒。從弟旭止受貸粟之半。會歲歉粟貴。或勸旭全受而糶。可得善價。旭曰。朝廷軫旭家乏食貸以公粟。豈可見利忘義耶。帝聞深加歎奬。

冬十二月。契丹封李繼遷爲夏國王。考宋史夏國傳。以淳熙三年。契丹冊繼遷爲夏國王。今依遼史。

辛卯二年。春旱蝗。

時連歲旱蝗。是年尤甚。禱雩無應。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

閏二月辛未朔。日食。

夏四月。以張齊賢陳恕字仲言。南昌人。參知政事。張遜博州高唐人。溫仲舒字秉陽。河南人。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爲樞密副使。

初。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宋以中書樞密爲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

伏誅。淮以參政沔王沔字楚望。濟州人。端拱元年二月。參知政事。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于是切責沔。而以準爲可大任。遂有是命。

五月。以謝泌字宗源。歙州人。爲左司諫。

上修正殿頗施綵繪。泌爲右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盡誠。如唐末孟昭圖者。事具前。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置諸路提刑官。

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

先是趙保忠至夏州。言繼遷悔過歸欵。詔授繼遷銀州

趙普前此輕信李繼捧縱其復歸夏州已爲失策茲復輕信李繼遷受其僞降坐稽天討以留世世邊患恭姑息偷安實爲宋代之失而養癰貽害始謀不臧則自是役貽之

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保忠戰于安慶澤。（在故夏州北。）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保忠乞師禦之。乃遣翟守素（濟州任城人。）帥兵往援。守素至。繼遷歸欵。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小字阿移。）爲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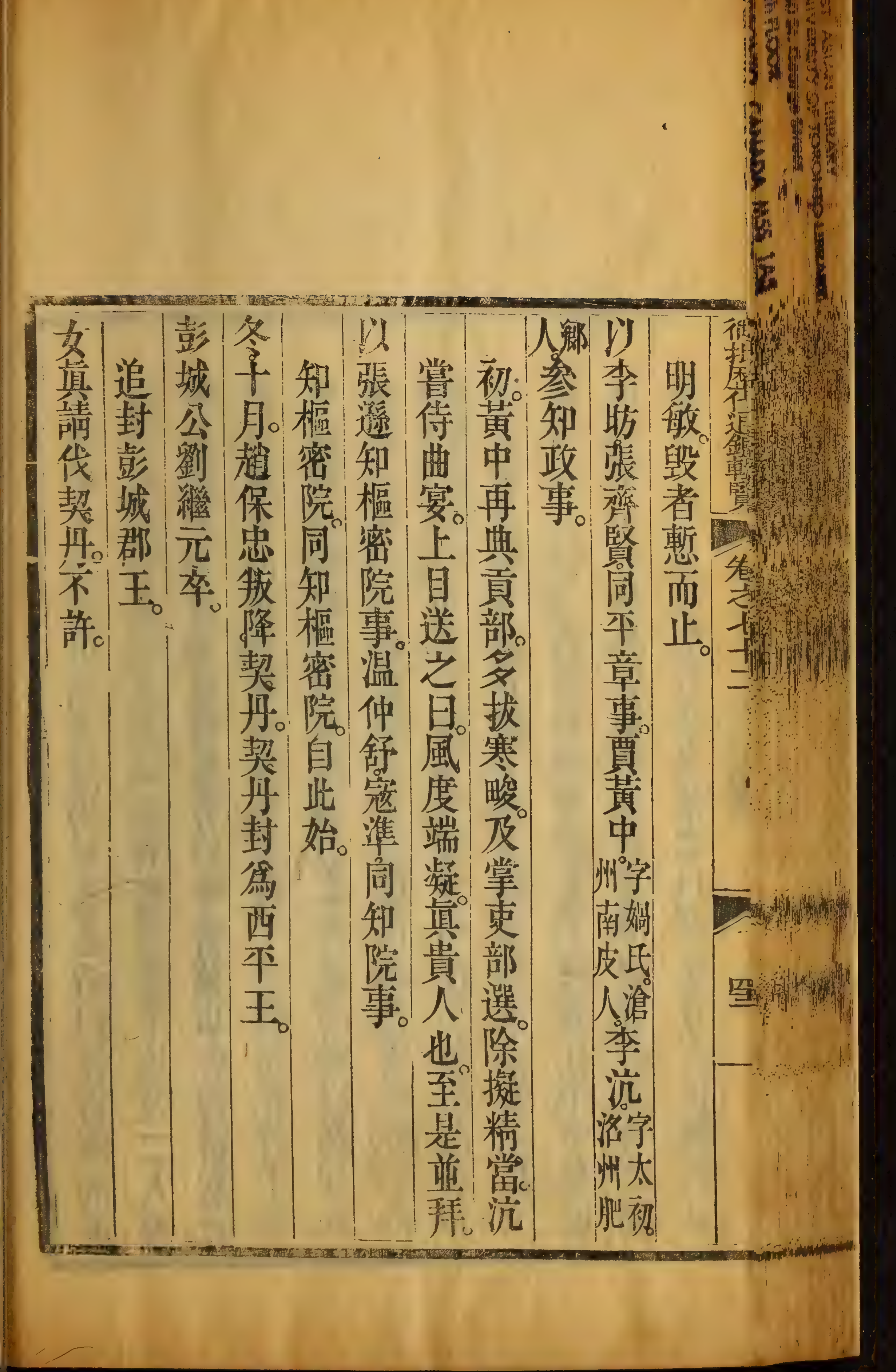
八月。置審刑院。

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于禁中。以李昌齡（字天錫。宋州楚邱人。）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復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

九月。王沔陳恕。呂蒙正罷。

蒙正爲首相。以寬簡居位。政事多決于沔。沔聰察敏辯。

有適時才。然性苛刻少誠。謁見者。必啗以甘言。旣而進退非允。人胥怨之。又素與張齊賢陳恕不協。及二人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恕者。會司諫王禹偁言。宰相樞密。不得于本廳見客。許于都堂延接。以杜私情。沔喜。卽奏行之。司諫謝泌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帝追還前詔。沔遂罷。沔見帝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鬢鬚皆白。帝怒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恕聞。密以語之。覬其修舉。知古訴于帝。帝怒恕漏言。亦坐免度支判官宋沆長安人。伏閤奏疏。請立太子。詞意狂率。帝怒。貶沆。沆。蒙正妻族也。遂罷蒙正爲吏部尙書。時三日之間。連罷三相。因有奏毀者。帝語之曰。蒙正有大臣體。沔甚



明敏。毀者慙而止。

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賈黃中字娲民。滄州南皮人。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參知政事。

初。黃中再典貢部。多拔寒畯。及掌吏部選。除擬精當。沆嘗侍曲宴。上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眞貴人也。至是並拜。

以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

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自此始。

冬十月。趙保忠叛降契丹。契丹封爲西平王。

彭城公劉繼元卒。

追封彭城郡王。

女眞請伐契丹。不許。

范杲獻書干進見黜固宜杲嘗之其叔范質奏請遷秩質作詩諷之時人傳誦以爲勸戒則杲之躁競自昔已然質雖知之徒諷以文詞而不能防其行檢亦不爲善教矣

自是不復入貢。遂屬契丹。

十一月。以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爲翰林學士。

先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帝嘉之。賜詩二章。又飛白（張懷瓘書斷。飛白者。後漢蔡邕所作。本以題署宮闕。字宜輕微不滿。）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永爲翰林美事。于是知制誥范杲（字師回。質兄子。）獻玉堂記。請備其職。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乃以士安爲學士。執政欲用諫議大夫張洎。帝曰。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爾。

壬辰 三年。春二月。乙丑朔。日食。

夏六月。置常平倉于京師。

時京畿穀賤。帝遣使增價以糴。于近倉貯之。俟歲饑則

出稱普寡學術及為相手不釋卷而篋中所攜不過論語一編然果身體而力行之則德行事業必有可觀而普於忠恕之教且未能服膺勿失則亦徒知記誦而已今乃云半部定天下半部致太平尤為鹵莽可笑

減價糶。名曰常平倉。遂為永制。

秋七月。趙普卒。諡忠獻。

普卒。帝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盡忠國家。眞社稷臣也。因出涕。廢朝五日。追封眞定王。普性深沉有岸谷。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普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史臣曰。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未嘗以勳舊自伐。及其當揆。獻可替否。假武修文。厥功偉矣。獨廷美盧多遜之獄。大為太宗之累。豈其學力有限。而猶有患失之心歟。君子惜焉。

召終南隱士种放。字名逸。洛陽人。不至。

放沉默好學。隱居終南。以講習為業。從學者衆。資以養母。母亦能樂道薄滋味。轉運使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

召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帝嘉其節。命有司時加存問。

癸巳 四年。春二月。己未朔。日食。

置審官院。

初。帝慮中外官吏淸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改爲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

交州黎桓入貢。詔封爲交阯郡王。

桓遣使來貢。并上丁璿讓表。朝廷懲孫全興之敗。許之。

以桓爲靜海節度使。封交阯郡王。尋進封南平王。丁氏據安南。凡三傳。爲黎桓所簒。

青神後周縣。今屬眉州。民王小波作亂。

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起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青神民王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唐縣。今屬眉州。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無厭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已而小波死。其黨李順擁衆寇掠州縣多陷。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小波戰。射中之。玘爲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

李順爲帥。衆至數十萬。

三月。以何承矩字正則。繼筠之子。爲河北屯田制置使。考宋史何承矩傳。端拱元年。承矩請開河北屯田。詔以爲制置使。河渠志。淳化四年春。詔何承矩等督戍兵開屯田。食貨志。承矩建議連年。沮者頗衆。會臨津令黃懋。亦上書言之。乃以承矩爲屯田使。二志畧同。與傳互異。續綱目依志而採錄不詳。宋元通鑑依傳。而以黃懋上書。并記于端拱元年。與志不合。今依續綱目書綱。節採食貨志作目。而以河渠志所載塘濼諸水。并注于後。

先是。承矩上疏。請于順安砦即順安軍。宋置。今保定府安州是。西。引易河。即易水。築堤爲屯田。承矩以爲自順安西導水東注于海。資其陂澤。築堤貯水。可遏敵騎之奔軼。俟期歲間。關南諸泊。播爲稻田。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此禦戎之要策也。既而河朔連年大水。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臨津唐縣。金改寧津。今屬河間府。令黃懋閩人。上書。言

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功省易就。詔以承矩爲屯田使。懋爲判官。發河北諸州戍兵萬八千人給其役。于是開塘濼。種稻田。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平戎軍。宋置。後改保定。今順天府保定縣是。興堰六百里。取江南早稻種。課令種之。

初。承矩建議。沮者頗衆。及稻熟。承矩輦送闕下。議乃息

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河渠志。塘濼緣邊諸水所聚。因以限遼。其水東起滄州界。拒海岸黑龍港。西至乾寧軍。沿永濟河。合淀爲一水。東起乾寧軍。西信安軍永濟渠爲一水。又西合諸淀爲一水。東起永濟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淀爲一水。東北起莫金口。西南保定軍父母砦。合淀爲一水。東南起保安軍。西北雄州。合淀爲一水。東起雄州。西至順安軍合淀爲一水。東起順安軍。西邊吳淀。至保州。合諸淀爲一水。起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畜沈苑西爲塘。曰沈河泊。自保州西。合雞距。尚泉。爲稻田。方田。曰西塘泊自何承矩。黃懋。開置。其後益增廣之。 黑龍港。在今天津府靑縣西。乾寧軍。注見前。永濟河。即今衛河。信安軍

宋置。今爲鎭。在順天府永清縣東南。永濟渠在霸州東。莫金口。在霸州南。父母砦在保定縣西北。保安軍。注見前。邊吳淀在安州西南。今堙。沈苑河。今清苑河。古沈水也。水經注。沈水出蒲城西。又東南入徐。酈此雞距泉在滿城縣東。尚泉。亦曰一畝泉。在雞距泉北。二泉合流爲奇村河。

夏。五月。以錢若水字澹成。一字長卿。河南新安人。爲翰林學士。

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爲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以爲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帝然之。

六月。張齊賢罷。以呂端參知政事。

狂民遮道妄呼與聽者何涉張遜執奏不過小人伎

殿中丞朱貽業與李沆有姻婭嘗爲其同僚王延德大名人求補郡沆言于齊賢齊賢以聞帝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言未嘗有請齊賢不欲援沆爲證即自引咎遂坐免

以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張詠字復之濮州甄城人同知銀臺通進司職官志知司官二人兩制以上充

二司舊隸樞密院至是始以敏中詠同知司事隸門下主視章奏案牘以稽出入蓋給事中之職也

張遜寇準免以柴禹錫知樞密院事劉昌言字禹謨泉州南安人同知院事

遜素與準不協一日準與溫仲舒並轡晚歸有狂民迎

倆準與之訐辨已屬過當至互發其私爭論不已更失大臣之體矣

馬首呼萬歲街使王賓許州許田人。與遜雅相厚因奏民迎準拜呼萬歲準自辨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因互發其私帝惡之乃左降遜爲右領軍衛將軍出準知青州。

秋八月丙辰朔日食。

十月河決澶州。

李昉賈黃中李沆溫仲舒罷。

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京城廬舍多壞陳潁宋亳間盜賊並起商旅不行帝以陰陽愆和罪由公府切責昉等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莩乎昉等慚懼拜伏遂罷之。

以呂蒙正同平章事。蘇易簡趙昌言。參知政事。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

蒙正嘗因召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年征伐。蓋爲民除暴苛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燋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帝待之若賓友。易簡嘗直禁中。以水試欹器。小黃門奏之。帝召問。郎令取至便殿親試之。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器滿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愼終如始。帝納之。舊制欲授台輔。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後正位。易簡以親老急于進用。因亟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欽接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悔之。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

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帝器之

閏月以陳恕爲三司總計使

時復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分天下郡縣爲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爲左計西爲右計恕爲總計使魏羽（字垂天歙州婺源人）爲左計使董儼（字望之洛陽人）爲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恕言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帝不聽

周太后符氏卒

（甲午）五年春正月王小波黨李順陷成都以宦者王繼恩爲西川招安使討之

李順攻陷蜀邛州永康軍宋置今成都府灌縣是又陷漢彭州乘勝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字咸熙浚儀人及官屬斬關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發兵急討無使滋蔓帝從之遣繼恩等分路進討以雷有終字道成德驤子為峽路轉運使宋以夔萬等州為峽路續綱目通鑑俱誤作陝路今依宋史改

趙保吉寇靈州以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討之

保吉徙綏州民于平夏即夏州唐時党項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因名部將高文岏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保吉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詔繼隆帥師討之

饑

饑民貸富室之粟固不可槪與盜同科然或迫于飢寒殭求升斗尚可曲從矜恤若乘荒嘯聚兼掠財物亦以飢民宥之則强暴肆行其風又可長乎惟在審情事之重輕分別科罪始得其當悉從末減之諭未盡善也

先是京西淅饑民相率持杖投劵富室取其粟皆坐彊盜棄市。知秦州張榮、獨取爲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其事聞。帝感悟。下詔襃之。至是遣使十七人分詣諸道巡撫。帝謂之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餱糧。以圖活命耳。宜悉從末減。不可與彊盜同科。

三月。李繼隆入夏州。執趙保忠赴京師。

保忠聞繼隆將至。先挈其母與妻子壁野外。乃上言與保吉解怨。獻馬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壓境。保吉因夜襲保忠營。欲併其衆。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其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執保忠送汴。保吉遁去。保忠至汴。詰責釋之。封宥罪侯。

夏四月。削趙保吉姓名。墮夏州城。

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爲關右之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乃詔墮之。遷其民於綏銀。

置起居院。宋沿唐制。起居郎隸門下。舍人隸中書。至是始置院于禁中。

初。李昉監修國史。復時政記。至是。右諫議大夫張佖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爲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歷。上嘉之。乃置院于禁中。命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等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時政記先進御。自昉始。起居注先進御。自周翰始。

五月。王繼恩復成都。獲李順誅之。

先是李順分遣數萬衆寇劍門上官正字常清開封人爲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衆大敗之斬馘幾盡時朝廷聞蜀寇甚盛深以棧道爲憂正以孤軍破賊于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賊又遣其黨率衆二十萬圍梓州知州事張雍德州安德人都巡檢使盧斌開封人悉力禦之初雍聞賊起集城中三千人又募強勇千餘守城斌適還州雍命之監軍輦綿州金帛以寔帑藏守械悉備及賊至攻之不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綿州遣石知顒亦宦者眞定人來援賊不戰而潰斌乘勝追斬二萬餘尋領千兵解閬州圍至蓬州復敗賊衆繼恩遣內殿崇班曹習破賊于老溪綿州巡檢使胡正遠又進擊之老溪即閬溪在保寧府閬中縣西入嘉陵江遂復綿閬巴蓬劍州五月繼恩至成都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捷聞。

詔以雷有終知成都府。尋降爲益州。磔順等八人于鳳翔市。順黨張餘復陷嘉戎諸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餘轉攻夔州。爲白繼贇所敗。上官正又屢破之。遂復雲安軍。餘亡走。明年。都監宿翰獲餘于嘉州。蜀盜悉平。　秦傳序。江寧人。

秋七月李繼遷遣使來貢。

繼遷獻馬謝罪。又遣弟延信入覲。言違叛事出保忠。帝召見慰諭之。

高麗請伐契丹。詔諭止之。

高麗數爲契丹侵掠。請擊之。帝以北邊甫寧。不欲爲外夷開隙。詔撫慰之。自是不復入貢。

八月以王繼恩爲宣政使。

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

內侍領兵仍唐弊習其後童貫梁師成之擅權是由此開其端太宗雖不與宣

徽之除而命之領兵巳屬乖舛作法于涼不能辭貽謀不善之責矣

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賞帝怒深責之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張雍盧斌以守梓州功皆進秩考張雍盧斌同守梓州續綱目宋元通鑑錄雍削斌今依本傳增輯

以張詠知益州

蜀當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至諭以恩義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有牒訴者詠灼見情僞立爲判決人皆厭服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粟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既任以領兵之責必平日悉其爲人豈有以反相一語之讒而罷其事者此較之漢光武信讖更爲不及矣

以趙昌言爲川峽都部署尋罷知鳳翔府。

王繼恩在蜀不能戢衆郡縣多叛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即前畫攻取之策帝喜命昌言爲川峽招安行營都部署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昌言既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兵入蜀恐後難制乃詔昌言駐鳳翔時昌言已至鳳州詔追及之因留侯館不復進尋罷知鳳翔府

九月以襄王元侃（帝第三子即眞宗）爲開封尹進封壽王

帝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字道濟河陽人）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寇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

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爲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

以寇準參知政事

先是準既罷知青州帝念之不置謂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否帝默然至是召還遂拜參知政事

冬十二月戊寅朔日食

是日陰雪羣臣以不食稱賀

以陳恕爲鹽鐵使

總計使某不便乃罷之復以三司兩京十道歸三部各

置使以恕為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河南人等詢以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餘下恕等議賜溥等金錢恐補侍禁殿直帝語恕等曰溥等于錢穀利病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之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復賜三司錢百萬募吏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太初字永初澤州晉城人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于是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恕每便殿奏事帝或未察至形詰讓恕斂蹜退至殿壁俟帝意稍解復進懇執前論終不易帝亦多從之



